金忠潔集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金忠潔集

金鉉著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明史本傳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祖汝升。南京戶部郎中。父顯名。汀州知府。鉉少有大志。以聖賢自期許。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期年崇禎改元成進士。不習爲吏。改揚州府教授。日訓諸生。闡濂洛正學。燕居言動必有規格。諸生嚴憚之。歷國子博士。工部主事。帝方銳意綜核。疑廷臣朋黨營私。度支告匱。四方亟用兵。餉不敷。遣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建專署。檄諸曹謁見。禮視堂官。鉉恥之。再疏爭不納。乃約兩部諸僚私謁者。衆唾其面。彝憲慍甚。鉉當榷稅杭州。辭疾請假。彝憲撫火器不中程。劾鉉落職。鉉杜門謝客。躬爨以養父母。十七年春始起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聞大同陷。疏曰。宣大京師北門。大同陷則宣府危。宣府危大事去矣。請急撤回監宣中官杜勛。專任巡撫朱之馮。勛二心僨事。之馮忠懇可屬大事。不報。未幾。勛以宣府下賊。賊殺之馮。烽火偪京師。鉉奔告母。母可且逃匿。兒受國恩義當死。鉉母章。時年八十餘矣。呵曰。爾受國恩。我不受國恩乎。廡下井是我死所也。哭鉉而去。城破。趨入朝宮。人紛紛出。知帝已崩。解牙牌拜授家人。即投金水河。家人爭前挽之。鉉怒。口嚙其臂得脫。遂躍入水。水淺。濡首泥中。乃絕。母聞即投井。妾王隨之。皆死。賊踞大內。踰月始去。金水河冠袍泛泛見水上。內官羣指之曰。此金兵部也。弟錝辨其屍。驗網巾環。得鉉首歸。合以木身。如禮而殮。事竣。錝自經。後贈鉉太僕少卿。謚忠節。本朝賜謚忠潔。

金忠潔集目錄

卷一
語錄
易說
讀春秋筆記
觀上齋紀程
卷二
書
與友人辨格物書
與友人辨無善無惡書
與友人辨理氣合一書
上高硜齋先生書
復朱勉齋撫軍書
與陳幾亭書

與林紫濤侍御書

卷三

疏

諫罷內臣公署疏

糾內臣檄謁疏

自訟疏

揭

除戎紀

呈

請告堂呈一

請告堂呈二

卷四

序

刻大學漢詁本序

文雅序

高中孚年兄制義序
劉赤生先生書義序
于司直金石志序
余揩明詩序
蔣氏宗譜序
賀馮勝之年兄游泮序
壽傅念山年伯七袠序並系以歌

論
君罔以辭言亂舊政論

辯
揚雄擬箕子辨

策
擬周禮策對

說
正學說

胎教說
解
人道危微解
題跋
書直方大母傳後
書范氏一門節烈詩後
兩張詩小跋
卷五
碑記
大京兆劉公念臺置順天府學學田碑記
祭文
祭孫松石太僕文
祭馬渥印少司成文代
祭封君史年伯文
祭張節婦梁孺人文

祭朱烈婦李太安人文
祭朱烈婦馮安人文
公祭王年嫂梁孺人文
卷六
詩
拜文信國祠下
過荊通墓
病血
正月十四日夜坐讀老子
集于七齋悼懷得肴字
同友人讀唐劉眘虛作忽焉忘暑
送劉念臺先生歸里
驅愁歌
西郊陰步卽耳目及而成歌
小司馬行邊

讀離騷三首
自警二首
初秋夜坐
中秋
梁公狄解首志賀
讀四家詩飲酒
送盛順伯下第南歸
送友人南行
和南大司成禱雨感時
讀陶詩
自悼
夜讀昌谷集
癸未七月晦日

金忠潔集卷一

明　大興金　鉷　著

語錄

易說

乾元亨利貞。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元亨陽也。利貞陰也。繼之善而成之性也。惟元亨爲繼。故萬物資始。惟利貞爲成。故各正性命。仁者見之謂之仁。見其繼而不見其成。知者見之謂之知。見其成而不見其繼。見其成。則用不藏矣。何明終乎。不見其繼。則仁不顯矣。何明始乎。然而仁在繼先。知從成起。藏用其要乎。惟知其藏用者而弗去焉。則大明其所爲終矣。卽其所爲終者而顯諸仁。則始明矣。其斯爲大明終始。大哉乾元亨利貞五字之義乎。萬物萬則。皆備而不遺。一念一事。同歸而不二。析而言之。四也。總而言之。一乾也。超文字而言之。一畫也。隱象數而言之。太極也。莫載莫破。斯之謂歟。

乾九三之危疑甚矣。而孔子之所謂乾乾者。不過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夫亦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誠也者。其安身立命之基乎。可與幾之幾。卽大學必愼其獨之獨。

文言九二九三兩爻。露一誠字。愚謂六爻皆有誠也。潛非誠不確。見非誠不明。惕非誠則咎生。躍非誠則邪起。飛非誠則感物不神。亢非誠則持心不正。大哉誠也。其易之宗乎。

易簡而天下理得易簡者元也元者誠也
明則敬不明則怠敬則誠不敬則妄尙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淸寅敬也直誠也淸明也此其序也然而心不光明不可以言敬是敬先又有明矣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熙者明也止者誠也又其序也明固徹始而徹終者也故易曰知至至之又曰知終終之
知至至之惟精惟一也知終終之允執厥中也
閑邪存誠修辭立誠下學入門決當以此爲的
閑邪存誠伊川指之以敬一考亭又從而解之曰要去閑邪心便一了此眞格言乎一則敬敬則誠在實致於庸言庸行間而已
誠是主宰知幾愼獨是工夫思無邪毋不敬是方法
不曰去邪而曰閑邪謂吾心之本無邪而邪者自外而誘我者也
居業則如轉石閑邪則如除蔓攻慾則如拔山吾心之不自慊孰大於是所以然者知業當居而日卽因循知邪當閑慾當攻而每存姑息不誠甚矣夫非自欺之謂乎然欺不在大亦不在明有幾微動於中卽是故須於獨愼之
純粹至善者性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體備於我廓然大公與時偕行而履道坦坦矣故曰率性之謂道
五倫四維道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非性何以致是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此可以會未發

以前氣象矣故潛易道之首也
天地民物莫利於安其定位而非類弗干則各從其類卽所謂各正性命非易致也惟乾道變化者能致之九五飛龍是已故釋此一爻其德業功能皆不言及以乾道變化莫可名言也惟概論聲氣之同詳析水火風雲之感極之萬物之覩上下之親誠見飛龍在天之時五行庶類在在各安其止而不見休徵山川鬼神一一各守其常而渾其靈異妖固無象祥亦何形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至此非大人之造而致治之上者乎
易爲六經首乾爲諸卦首乾元亨利貞爲繫辭首學者請細詳之曾有一虛空影響字否乃開口便欲言無聲無臭以爲吾見超矣曷若先於此實詣求之會得此字洋洋優優徧天地皆道眞是密匝匝底欲求無道處安身須臾不能也自暴自棄者何哉
程子遺書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事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鉉按程子所云種種名目盡於經之五字矣人能體此則終日對在天信非虛語也五字中可以思誠可以識仁可以居敬

乾知大始。大始者仁也。知大始者。識仁也。識仁則大明終始矣。坤作成物。成物者終也。作成物者永貞也。永貞則保合太和矣。

正蒙太和章語。與乾彖文言悉合。太和者元也。始而亨者也。絪縕相盪。則行雲施雨。勝負屈伸。故時成六位。浸而廣大。六位時乘也。浸而堅固。性命各正也。是不保合太和乎。然非卽利貞而見太和也。此時乃見保合之太和耳。幾微易簡。淸通不可象者。已從無物時游浩浩之天焉。是以冲漠無形。動靜互根。肫肫淵淵。三極五行。充塞無間。非可以終始明也。時乘各正。豈容安排思議於其間乎。

曰大哉乾元。有廓落無垠義。健也。曰至哉坤元。有謹厚不浮義。順也。

亢龍有悔。所以謙謙君子。用涉大川。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豈以一毫利害爲心哉。聖人固有知其必退必亡。而猶爲之者。惟不失正。故也。

屯者。乾坤定位。混沌初開。震爲長子。始出用事。以濟險難。具四德而繼乾坤。人道之始也。但乾元坤元。一入剛柔。便落形質。故難以之生。然不交不難。不難不通。君子經綸全見於此。卦辭云。元亨利貞者。惟初九足以當之。初剛明之才。獨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剛。盤桓而不敢騁。惟剛然後能盤桓。卽乾之樂行憂違。確乎不拔者。是非遲迴不進之說也。剛而有制。是謂居貞。亨貞之大。滿盈之動。端在是矣。且尊而居卑。以貴下賤。親民民服。利建爲侯。順以綏之。勿用有攸往也。健以濟之。宜不寧也。此一卦之主。而經綸之極也。九五居尊位而具剛體。似亦可以經綸。乃陷於坎中。動而多阻。初九得民於下。衆皆去而歸之。六二雖爲正

應陰柔不足與濟施爲德澤壅而不流蓋威權不在己也而欲驟以正之失勿用有攸往之意求凶之道伊川謂魯昭高貴鄉公是也故小貞則吉小貞猶言漸正之也能如初之盤桓徐爲圖焉或克有濟耳六二居屯守正爲初所制不能應五久乃反常六三體不中正上應無緣近險躁進迷幾往吝勿用有攸往一語適以戒之六四已入坎體身任濟屯之責而陰柔才弱難濟時艱必往求於正應之初乃可吉無不利肯自伏弱求賢自助非明者不能故象曰明也上六居屯之極正當思所以濟屯蓋亂極當治屯極當通理數之常也但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爲而才不足坐失機會徒爲無益之泣象曰何可長也言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爲治即入於亂亡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耳

童蒙者大哉之元勿用之潛於是焉寓求我者求此初筮告者筮告此利貞者利貞此時中者時中此養正者養正此也然所謂初筮告有二焉一則聖人循循善誘之方憤乃啓悱乃發舉一反三乃復迎學者急筮之心則告之一告則亨平日疑團一朝立破而人我渾然之體自在也健莫健於此矣一則聖人使民不倦之法未施哀而哀未施敬而敬可由而不可知迎民欲筮之心則告之一告則亨羣黎徧德帝力原忘而上下恬然之理自存也順莫順於此矣

門人一貫之疑曾子乃告以忠恕夫忠恕者門人之初心所謂童蒙之筮也而必分剖之曰如何一如何貫則再三之瀆矣

蒙九二剛中其戒愼恐懼之本體乎六五以含宏應之則不覩不聞之義矣故曰童蒙吉大哉蒙也性與

天道之幾盡矣。

初筮告再三瀆。已盡夫率性之義矣。性可瀆乎。

剝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夫五倫四維。天下人之所依以爲廬者也。有一君子在上。猶可爲之昭示整頓。而不至於大壞。故君子得輿。而民所載。卽小人亦在其中矣。使小人必恃勝而盡剝之。天下事乃至於極弊而不可救。人心浸變爲禽獸。小人已無安身立命之地。何可用乎。然而天下猷亂。必有豪傑崛興。盡化羣邪。力扶正氣。所謂禽獸者。當揚於王庭。孚號而決之。民之所載。業復更新。而小人之所剝者。尙何在乎。故曰終不可用。以見其繇復而至於乾。皆無可用時矣。

无妄初動以天乃爲无妄。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乎。若夫初動以人而返之天。則爲復矣。非无妄也。故乾言進德必在與幾學至意誠。要歸愼獨。皆於其初動致功者也。惟全此无妄之天而已矣。

出妄則入誠。出誠則入妄。在无妄之時而有攸往焉。何之乎。恐其離无妄而往有妄也。與幾之學微已哉。

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六二當此之時。惟有以中順之道。固結上心而已。若少露鋒鋩。小人便乘隙而間於上。則難於有爲矣。此神於遯者也。

震來虩虩者。君子戒愼不覩。恐懼不聞。終日乾乾。常虩虩若震之來也。笑言啞啞。愼獨工夫已得要領。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震驚百里句。泥爲天雷。似非聖人立言之旨。且豕驚遠懼邇。便接出可以爲宗廟社稷主。豈有方說雷又言主者。蓋學問至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驚遠者遠之則有望也懼邇者近之則不厭也震驚者凡人羣仰聖人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篤恭而天下平聖人作而萬物覩也百里者舉成數也不喪匕鬯者言此道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至天下咸勤而無聲無臭居然一未發之中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匕鬯喻言柄也若止謂不失祭器即略有矜持者亦能之且未聞雷震而人人手失其所持也彖曰恐致福所謂受命於天也後有則則即中節之節也震驚百里驚遠懼邇言敬慎之君子感動遠邇也即接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如所謂百神饗之丘之禱久也

讀易之法要先識卦名而印以卦象乾坤不必言矣如一陽生於下則爲動義故曰震一陰生於下則爲入義故曰巽如上水下雷長子始出用事一陽方動在抑鬱險阻之時故曰屯然先不識卦名而徒觀卦象恐學者智解決不及此知其卦名卦象之義又當觀此六畫中何畫爲成卦之主然後看卦象辭即以彖傳解之得其大義因而又思此卦名象六畫之中宜動宜靜當剛當柔雖難以一例論然大概可得又有一定之例者如以下接上謂之承以上連下謂之乘一二三對四五六謂之應有遇而吉者有遇而凶者有遇悔吝无咎者皆以卦之名義求之然小象中雖一二語已該一爻全義不可忽略看過大象則示人以用易之方觸目便可了然益人神智正在於此總之一卦有一卦之時識其時則易不難看又中正二字大易之本合時與中與正三言可蔽易旨矣

易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此二句大學誠意之旨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

與存義。則致知格物之事矣。

天一生水而坎成。乾元之氣資於其中矣。雖遇止也。而亨可必焉。水之自至乎亨。猶性之自然爲道者。但性自通爲道。非別有一道以求性。故童蒙求我。非我求童蒙。言性自生生。匪可逆溯而強爲者。彖曰志應也。其志氣交動之微義乎。

先天卦位。以無用爲用者也。故震爲一。卽爲乾之元。坎爲三。卽爲乾之亨。艮爲七。卽爲乾之利。乾爲九。卽爲乾之貞。陽在內則爲元亨。陽在外則爲利貞。陽內以無用爲用。陽外則以用爲不用矣。巽爲二。卽爲坤之元。離爲四。卽爲坤之亨。兌爲六。卽爲坤之利。牝馬。坤爲八。卽爲坤之利牝馬之貞。陰在內則爲元亨。陰在外則爲利牝馬之貞。陰內以無用爲用。陰外則以用爲不用者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此工夫。作得一時。免了一時禽獸。作得一日。免了一日禽獸。纔有纖毫不敬不義。已不免爲纖毫禽獸矣。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蓋謂免了作禽獸也。且莫將此學說太高。只不失其爲人可爾。克己是敬義工夫。

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皆言其所以爲陰陽者也。而其實陰陽則一氣也。夫氣而道行乎中。神通其微。故徹上徹下。惟此而已矣。所謂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耶。周子之言太極動靜。張子之云太和絪縕。皆其有得乎此者耳。

河圖之數與位。總之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故曰兩不立則一不可見。又曰乾坤毀則無

以見易。

啓蒙曰。天數地數各以類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夫一氣流行。初無殊異。然尊卑貴賤之分。剛柔形象之司。定而不移。乃可通而不隔。故惟分陰分陽。乃能五位相得。所謂以暌而合者乎。

五行有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則曰水火木金土。蓋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水火五行中之最輕清者也。金木則重於水火。土則又重於金木矣。是質生先後之序也。五行有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者。則曰木火土金水也。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至於運行之際。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是氣行先後之序也。

姤與剝之在天行。道適然耳。百物賴以恆久不已。聖人亦奉若焉。及乎人事際之。則凶悔吝之終始也。宜有義以歷玆。聖人作易。至於陰萌與勝之筮。未嘗不反覆致愼也。夫氣化之陰。十月斯極。然而日月星辰之運。山澤水火之宜。以至人與物上下靈愚之位。猶夫生遂亨嘉日也。特其環周之度。斂而不舒。物各得其所節。而貞美利於黃中之宮。以遂晦爲生養焉。王弼所謂性其情者是也。乾元不息之幾。統毓於是。待復而後見其心。止爲恆人言耳。則夫陰之始至與其方盈。正大化流行之有漸。而以是綿通久。無疆之功。夫何患矣哉。乃若世道則不然。在姤之象。小人爲始進亂政。爲造端。其浸而之剝也。則象乎蘭芷變而不芳。徘廢荒而失緒。遘玆之會。非有神用不測。正大之情見忽。邪僻乘焉。微而變矣。剛健不彰。彼或伺其隙而澆我。彰之反爲其所忌。久則朋徒益繁。浸以不制。舉國失日。而謂我獨知。危斯窮也。慴然無所倚。羣率

黨而攻之。一倚焉而蕭艾之爲是懼。聖人值此。深觀萬物之理。咸止於陰。而卽生於陰。特在天地者安之。在人者強之。此而能默有經綸。陽迺於人所不見之地而要其至。當姤之兆也。用壯君子每召奸所忌以致敗。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含晦章美。不露戰勝之才。俾小人入其範圍而不覺。以杞包瓜。而乾陽之不毀決於此。及乎曖曖蔽天。善無強輔。小人決無容君子之勢。而剝上以陽剛居無位之地。順於其止。日圖善乎歸藏。世咸望其翽翔而不敢侵。而小人亦無所用其角不食之果。恃以得輿載民。而乾陽之全體蘊是矣。迨至來復斯形。出入無疾。陽之一綫。正含章不食時潛以養焉。應其候而發者。然後知君子含容於陰長非縱之。退避於陰盛非畏之。裁成輔相於其間。而天下人莫之窺。豈徒靜深自存。不與小人較勝負已哉。其視天當陰凝與至之時。正息陽以爲生之本。退陽以爲進之地者。一而已矣。得此意者。其殷之箕子乎。洪範一篇。備天地生生之大德。非佯狂則彝倫之不絕如縷矣。萬物生民。其何恃以爲載。故明夷之五著其位。姤五剝上博其功。下此則狄梁公有焉。體陽德於厥躬。而與陰先後而不匱。二君子者。其幾於天行之變而有常者歟。

不見易不謂之聞道。周程而後大儒皆然。然學者欲求空虛幻妄。則一陰一陽之謂道者。謂何。欲求之糟粕煨燼。則神無方易無體者謂何。惟於庸言庸行中得夫無聲無臭之妙則幾矣。

知體虛空爲性。又知本天道爲用。張子此言眞得正學之旨。合二語而有所得。斯見易矣。

讀春秋筆記

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程子胡子汪氏張氏龜山東萊俱得之大抵不出謹華夷之辨一言發揮明快
夏五月莒人入向杜氏註左傳云傳言失婚姻之義極是無駭帥師入極不氏未賜族也程子胡氏張氏呂氏皆主此說而東萊更詳辨之於義理甚確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程子胡氏張氏家氏俱發揮明切
九月紀履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程子之說得大中至正之道公羊胡氏泥親迎之說似太拘矣然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甚好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程子胡氏闕疑亦是杜氏註或有根據再詳之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穀梁程子胡子說俱確張氏陳氏汪氏俱可參
鄭人伐衛胡傳義足

觀上齋紀程

躬無常居亦無固齋惟服笥黍麥鉢及臧獲所餘處或一楹兩楹得安數千卷容兩膝則曰齋曰齋云觀上者易觀䷓之比䷓曰觀其生君子无咎學者即不有名位身無常職亦不敢即安慎爲天下人所觀也故志未平平寧也余豈其任敢此之志矣不能爲無營人以自恣
讀易書詩春秋三傳及三禮今及八年大義既得而元奧處未晰病在徒耽論說今取諸本文端坐反覆誦之不覺冰釋神明既有獲意欣欣不知所自也

漢詁經者開其端爾。宋竟其緒矣。然漢鄭傳三禮。二千年絕調矣。王之易。毛之詩。杜之春秋。簡而文哉。四書以朱子集註或問爲主。易以伊川傳爲主。本義輔之。詩以詩緝爲主。集傳同看。尙書以蔡傳爲主。春秋主左氏。三禮主鄭氏。此外皆可不看。徒亂人意。

日坐香三線。易旁通。有道德南華太元經。詩旁通。有楚詞有陶詩李杜詩。書與春秋旁通。有史記。有前漢書。論與孟旁通。有荀子。有韓柳文。日參讀之。以盡變。至於講學語莫尙於程朱。我明則羅整菴第一。不必多觀。

說詩者言愈多則愈支。且令學者意味薄。不若專主一家。反覆涵泳。自然有得。

省言、省笑、省筆札、省交遊、省妄想、所不可一刻省者。居敬讀書耳。

言動便要濟人利物。靜中中正和平之意爲之根。不得自淪枯寂。

每事思退。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凶者。乾乾不已。惟進德修業爲然。

周子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余謂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靜而無靜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動而無動也。然則戒愼恐懼也。信謹也。其皆神之所爲乎。其卽所謂天理乎。

兩年來讀程朱書。少知其要。在居敬致知四字。但神明未徹。疑此外更有作聖階梯。反令胸中茫無所主。近得高景逸先生集讀之。乃知離此四字。便不成學問。從此岐見冰釋。因爲之說曰。學倍程朱非是學。修兼知敬。乃眞修。急舉筆識之。以定一生學術之所宗。若再覓他功去。禽獸無幾矣。戒之愼之。

吾儒之學以求仁爲宗故孔子門人諄諄以問仁爲事至明道出而曰學者須先識仁千古學問正脈昭如星日外此而他求皆妄也

敬之至便是仁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卽萬物皆備於是矣學而章是聖人動靜一源萬物一體之學夫學以明此道行此道而已驗之吾身一呼一吸此個流行一動一靜此個游衍開眼一看鳶飛魚躍皆此個之生生傾耳而聽鳥語蟲吟皆此個之察察五常百行食息起居皆此個與我渾合無間雖欲瞬息不與相習不能也夫子謂時習不是強把一件物事放在身上故意把持只因天下人行不著習不察時時在此個游衍中終是混混沌沌不知所幹何事所以開口說學字也註中明覺覺字極好蓋本在此尋常日用之中只爲不明不覺便鶻突過了一明一覺便知我與此個原不相離雖然未覺時何嘗不與此個相習到得覺來然後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晝夜可通顯微無間優游涵泳胸中自灑然而悅亦不是大驚小怪放肆張狂只是戒愼恐懼之中便有無入不自得之意此個道理不是一人獨得底象山有云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草木鳥獸尙在吾範圍曲成之中況同心同德者乎若斯文不墜吾道有人倡和一堂講習千古這便是舍己求人與人爲善之學一以見吾道之多助一以見吾德之不孤此種樂意自是可想說到此處正是吾儒廓然大公人我一致之學方不流入枯槁離世之中矣但吾人學問雖是萬物一體然卻飯糗茹草可以終身有天下而不與既不執意獨善亦不急於人知抱我所珍隨世用舍蓋爲一室之中日往月來鳥鳴花發便是業大皇王一堂之

上子孝弟恭師傳友習。卽是功高三代。人知之而我行之。無損乎此。亦無加乎此。人不知我而我違之。無少乎此。亦無多乎此。行所無事而已。若少有求售之意。遯世微有悶心。便不是聖人分定之學。牢騷嫉妒。又其最下者耳。

時謁勉齋留宿。因與極論學問。勉齋曰。近得六字。盡人倫體天理是矣。余心服斯言。且信勉齋力行知要。今世學者莫有其比。

貧賤不能移。非專謂寂寞不改其操也。牢騷妒嫉。有安往不得貧賤之意。其所移已多矣。

窮居之於性分。既非損也。豈曰能加。是道也何足以滅其心佩之。

天下何思何慮。物可思也。器可思也。理亦可思也。而神與氣則不可思矣。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伸屈。固有太和之氣絪乎其間。無容思議者也。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所謂動靜互爲其根。無極妙合者也。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誠豈可以有無言乎。張子曰。虛空卽氣。謂形、性、天、人、刻刻在誠之中。故不得謂有生於無。亦不得謂虛二於象。體物而不可遺。所謂可離非道也。

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而況於不覩不聞時乎。惟其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曰天曰神。刻刻臨我矣。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言虛空卽氣也。知此之謂存誠。

張子曰。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夫順而不妄者。非所謂誠乎。散得吾體。聚不

失吾常兼體而存神不出一愼獨而已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乃知理與氣本無分也因形而後有分焉人生以前不容說者理氣合一之性也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成象成形則變化見矣感於物而動則爲性之欲矣是以剛柔緩急之不同上智下愚之有二雖氣之偏實形之別與天之陰陽五行妙合無間有無聚散通一無二之理無弗肖者也至於物形蠢然秉氣昏濁高卑有滯南北有分有情無情紛爾無紀知能不良學問無別然上天陰陽五行之理實未始或遺或有一端之善或有一隙之明遇生而生遇克則克彼固不知其所以然實已爲形所囿而弗能自擴也惟人得其秀而靈決不宜因此官骸拘於形質滯吾理氣合一之本體然每安於日用不知返其本來是以張子有云知虛空即氣則神化性命通一無二又云能推本所從來又云太虛無形氣之本體至靜無感性之淵源千言萬語欲人求之於理氣之初無自囿於形質之後耳是以分人物之萬殊者則參觀理氣於形質之中立天地之大義也則妙合理氣於形質之始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此就其形而下者言也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此就其形而上者言也特人爲萬物之靈秉天氣即全天性雖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於蔽之戕之者未之學耳

天之生人也備陰陽五行之氣而生之實合健順五常之理而命之此元初之命固有之性孟子所謂性

善者也。天命謂性。率性謂道。是性與天道流轉於陰陽而無所雜者。故不須修。至理氣因形質遂判爲二。是以有修道之教。

惟誠故虛。未有妄而不滯者也。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皆所謂太虛無形者也。然非誠何以至此。

行於理不順。現前且礙。烏乎窮理乎。事於義不徙。一事且滯。烏乎精義乎。

曰無欲而好仁。則曰可欲之謂善。猶未化也。曰無畏而惡不仁。則曰敬天之威。猶未純也。

行之篤者如天道不已。篤之至也。吾以是知誠則不已。乃所以爲篤行乎。

過雖在人如在己。善雖在己與諸人。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

張子曰。幾者善之幾也。惡不可謂之幾。如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亦止言吉耳。愚憬然而悟曰。幾者卽獨也。夫獨豈容兼惡而言乎。故小人不但不可言愼獨。而且無獨。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斯爲獨矣。見其獨。天地萬物一物也。不可以萬殊二也。有無隱顯一獨也。不可以形未形異也。始則知愼。究且化愼而止見獨。故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可與幾是可與獨也。故曰動之微。吉之先見。夫微則不可言危矣。曰吉則不可言凶悔吝矣。使與危敵。與凶悔吝對。可謂獨乎。故無人無我。神化性命之學。惟存一獨而已。獨者一善而已。小人始則爲不善。非獨也。究且爲人而揜其不善。蓋不知有獨矣。然則何以見獨。曰愼。何以愼獨。曰知幾。何以知幾。曰忠信。究竟惟一誠足以盡之。

子在夜而陽生晝之道始矣午在晝而陰生夜之道始矣故曰陰陽無形動靜互根人能於夜則生其機於晝則息其養亦通晝夜之大端乎

陽明先生曰人若有做賊之心雖行至半途不做賊了此與做了一般此言至矣哉危乎危乎講至此處眞令人無一線躲閃處安得不愼獨知幾

凡讀書須要討實落受用處纂集衆解求得博覽之名此等病痛與好貨好色之念爭不甚遠若夫玩物喪志吾亦每自覺之可恨可惜

言忠信行篤敬參前倚衡夫然後行推而至於至誠無息不外乎是下學而上達愚於是乎見之

知崇是致知工夫禮卑是格物工夫然知崇則禮卑猶之有天卽有地也故格致非二事

張子厚每令人先學禮夫禮何在乎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禮斯存矣本末精粗徹上徹下於斯盡之灑掃應對便能精義入神正在非禮勿動

天命之謂性維天之命聲臭焉存卽所謂不睹不聞而大本以立者也奚執爲諄諄誨爾者哉聖人曰吾於生生不息中而得天心矣元亨利貞天四序吾四德也水火木金土天五行吾五事也總而兩之陰陽爾神而一之太極爾天何言哉然而一神兩化者生人已體備其全矣何莫非命是以於其生而有性於生人之心而成性故從心從生性義立焉

人性資天氣以生陽之動也元亨也而在天則曰成性是天命之元資人以爲利貞者也天之終其人之

始乎。故曰物之終始。又曰鼓萬物而不與堲人同憂。道義之門。存乎人矣。道何以須臾不可離。我之性卽天爾。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不睹不聞。皆是也。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則戒愼恐懼而已矣。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大命之最初者是也。而體之於性。發而中節工夫。我盡性之後事也。而參之於天。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其斯之謂歟。

生生不息。而蕩蕩難名。此未發以前氣象也。然所不息者何爲戒愼恐懼而已矣。可離非道。非徒反言道之不可離也。知非道之可離。而人欲去。天則立矣。閑邪存誠。其在是乎。此其所以用戒愼恐懼也。

不獨則有對。獨者無對之義也。無欲而自好仁。非有一好與仁對也。無畏而自惡不仁。非更有一惡與不仁對也。故惡臭好色之意。莫原所始。莫究所終。實理自然。有感卽通。乃謂誠爾。若睹若聞。著則對。對則非獨。非獨則非誠。非誠則倚。何謂中乎。故惟一者執中之學也。

愼獨者。時中之謂也。時則獨。逆時則有對。有心逐時。雖時矣而弗中。亦有對矣。皆爲反中庸。皆是無忌憚。有忌憚者。不睹不聞之義也。

睹聞皆不著。此等小心。天下一人而已。非克堪顧天者。其孰能之。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云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其斯之謂歟。然究歸無聲無臭而已。

性者統於心者也。情者發於性者也。才者性之所以爲情者也。
大學之格物。卽中庸之明善、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是也。先曰物有本末。後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格物。格其物之本末也。
在止於至善一語。是孟子道性善之宗。修身爲本一言。是孟子踐形之旨。
安其心而後可以讀書。然咸曰概弗受。拒宜受者。則心反不安。惟在我者不比而應物未至而安。至得其所而安。得所而已而安。卽此可證讀書力也。
朱子手筆之學。小學近思錄。四書集註或問。易本義。詩集傳。儀禮經傳。太極圖通書。西銘註。綱目。陰符經註。參同契註。楚詞註。韓文考異。又文集大全。奏議。皆手著也。語類大全。多出於門人所記。頗有龐雜而支離者。
存養省察四字。盡了聖學。致知力行。總在此四字中矣。外此而他求。不支離便元遠。
力不可爲處。命不可逃處。只得安之。憂愁憤鬱。總是無益。有不能脫然者。奈何。
朱子釋致知在格物曰。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粗心讀之似無味。再四涵泳。然後知其訓詁之精。工夫之當也。後來別立議論。總不得確義。
天之生人。卽以萬物萬理備於其身。聖賢教人。卽以天下國家責於其身。然則吾所固有者至大。而不可禦也。人特自小之耳。六經諸子。不過喚醒人以至大之理也。

湛然無一物時大用在中也宜存養而勿失萬物各得其所時全體在外也宜省察而不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

格物無了手時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又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是格物徹始徹終工夫大可令人玩味

當私欲萌動擺脫不得時正當緊緊用力提出良心自作主宰決不令爲邪穢所勝方是工夫若寧靜時說有工夫至私欲來時又任其恣肆便經三四十年也只是此等人中得甚用

早爲劉侶老送行至大街遇刑曹郎往西市監斬去路人曰今日決盜也因思孔子曰不教民而殺謂之虐今日爲民父母者實心教民者誰乎且教必先養實心養民者又誰乎而日以愚昧之赤子戕害無已可歎也因思古者教民之意惜今日無行之者爲之惻然

午歸整理書籍竟日至夜心氣不定大抵靜功不可間也持志不定可愧

靜坐中覺元來實未有一物胸中膠膠擾擾者皆後來積習所添也膠擾盡亡卽是天理遇父母知孝遇兄弟知友見善自如不及見不善自如探湯不待我安排而然者也

性體本不可以覩聞求知道者默契於日用飲食人情物理而已所謂藏諸用也自其日用飲食人情物理之各得其宜者卽不覩不聞之性體於斯在焉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要求見性。便終不可見性。論語曰默識。文言曰體仁。如此用功。始不犯手。仁見知見。此所以不得其全也。

朱子曰。於己不當下恕字。詳辨忠宣公恕己恕人之言。謂學者當深察毫釐之異。眞千古至論也。精義之學。他人所不及。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良知良能。統天地萬物爲一體。豈有至親而不相貫徹乎。此示人以不學不慮之旨也。透得此。則知止於至善矣。

讀大學至絜矩處。乃信一部大學。只忠恕二字貫之。蓋忠恕所以求仁也。豈止大學。六經皆可以此二字貫之。曾子之告門人。固誠實語也。

認得爲己何所不至。眞識仁語也。常默誦之。覺徧身與天地萬物有通徹無二之氣象。

靜則直內。未發也。動則因物。雖發而實未發也。非純乎天理者烏足以知之。

天德王道。其要只在愼獨。明道此言。貫徹六經。總括千聖者也。大哉至哉。

余嘗以十六字銘諸座右曰。存心以靜。守身以儉。接物以厚。事親以誠。無纖毫私欲故靜。無強生纖毫事故儉。無纖毫刻薄處卽厚。無纖毫厭倦時乃誠。

早來事。莫過此日之晚。晚來事。莫過次日之午。俱要打起精神應去。常令無一事繫心。亦是存養一法。

忌憚二字。莫粗看了。孝子之事親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言乎不敢以視視。不敢以聽聽也。執形聲則無忌憚矣。事天亦然。

天體物而不遺。聰明明威。卽民之耳目心思是矣。舜惟見民皆天。故好問好察。用其中於民。事來我應。皆分所當爲。此不可生厭棄心。至於本無一事。我心強要生出事來。殊爲自苦。此便是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自今以後。切勿自生絲髮無益事。雖學至聖人。亦不過如此。

大明終始。卽原始反終。終始事保合太和。卽周子守靜之學。遷善改過。懲忿窒欲。是該動靜工夫。只是自己。幷不關別箇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自思平日大病。只是逐物。生事固爲物所引。厭事亦是爲物所擾。終是不肯全全放下。不知不覺。又將一事來較量湊泊。迨覺時。又不提起主宰。反去物上消弭。其逐物愈甚矣。此皆是作工夫時病痛。然爲害不小。戒之愼之。

悟得眞我。自見萬物皆備。若只外求萬物皆備。卻反喪了眞我。故自我察。卽活活潑潑地。以鳶魚察。便是弄精神。夫一味冥冥。好處。一味朗朗。好處。吾之心正在冥冥朗朗之間。甚是難處。要說全不知。卻又信得萬物皆備於我。不假外求。要說全知。卻又自覺影響才情氣魄到此安施。六經諸子。誰是可助。遇懸崖時要撒手。危哉危哉。然千聖萬賢。說得明明白白底。若不自識得。終久是鶻鶻突突。住不得手。著不得手。奈何奈何。

離了仁別無本體。離了存仁。別無工夫。程子曰。以天地萬物爲體。誠哉其一體也。象山曰。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己分內事皆宇宙內事。誠哉其分內也。有一毫從軀殼起念。雖參天贊地之事。咸是己私。不必功

名色貨有一毫與物我隔膜卽知元知妙之胸亦錯認本體馴致害物傷人時時以此自醒則一草一木眞關我蕃變之能豈但父子兄弟無思無爲渾是我洋溢之理無待措置安排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豈欺我也

讀高子詳論儒佛之辨因悟佛氏之空吾儒之仁虛實之判總在於此忽然心地了然實實覺天地萬物與我一體私欲不知從何而去汗浸背脊間悔從前痿痺之極也因書數語覺句句從胸中流出與平日不同

周子曰誠無爲無爲之體卽性體也所謂至善也夫心之本體卽是性無聲無臭而仁義禮知具備焉孟氏所謂本心是也情者性之發心之用也性旣具乎仁義禮知靜亦定動亦定定性者循天理而已靜中湛然無一物此天理之體也纔有所感於物自然應之各當其分此天理發之爲用者也無問動靜舉不以有我之私間焉何不定之有大學曰知止知此也中庸曰明善明此也論語曰求仁求此也無處非性故無處非天無處非天故無處非理會得此一以貫之

學者只要知止知止則無餘事矣大學開卷卽提出知止二字止卽明德知止卽明明德知此則一動一靜各臻其則萬事萬物各得其所矣聖學尙有餘蘊哉大學一篇深得大易艮卦之旨艮其止得其止也不獲其身乃所以修身不見其人乃所以親民蓋一得所止則內外動靜之交融會貫通皆天理流行於其際又何身見人見行見止見乎此謂絜矩此謂明明德於天下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乎禹曰安汝止

尹曰欽厥止。止卽萬物皆備之源。卽性體也。孔子曰太極。箕子曰皇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皆止之別名。凡千百義理之名。亦皆止之別名。知止則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所先後則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未有不知止而能知所先後者。亦未有徒言知止而不能實知所先後者。此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

朱子註曰。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四言盡大學之道。明道定性書。只是知止。內外兩忘。動靜咸定。以至大公順應諸語。皆深得大學之精微。故又嘗曰。知止則自定。萬物擾不動。

孟子曰求放心。程子曰主一。不過只要人知止敬則止。朱子註明明德曰。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註誠意曰。實其心之所發。註自欺曰。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三個心之所發。正明示人以察識擴充愼獨知幾之旨。蓋當其未發而敬以存之。保明德之體也。此固當勉爲功。就其已發而敬以察之。充明德之用也。此尤宜時爲力。周子所謂幾善惡者。功夫在此。

徒知收放心。而不知擴四端。則天理不熟。而人欲終潛伏而不知。蓋中無所主故也。朱子有曰。天理在人。亘古今而不泯。如何蔽錮。而天地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殊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道理發現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日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自然消磨退散。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不能充長善端。則私欲日相爲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復作矣。此言宜時時深體力行之。大學或問小註一段。可與此參看。

顏山農謂羅子曰。子不觀孟氏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

故子思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卽朱子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之旨此是千聖學問嫡傳

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所謂止於至善也故君臣父子朋友莫非天理之流行焉此與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同義

明德註提出虛靈不昧四字已明示良知之宗

初學合下便要知止若不知止則茫茫蕩蕩無下手處主一卽所以求知止也孔子之志於學是也直至從心不踰矩亦不外知止別有工夫但淺深安勉不同耳

鄭端簡古言載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經緯二語大可玩不可以見異於朱子而棄之

今日始知日前爲學時時有正與助長之意戒之愼之

詩頌文王不大聲以色顯而徵也不長夏以革變而常也顯徵一常變一方可言學到此一何容心哉順帝之則而已

境遇艱苦時物事勞攘時正宜提出主宰令本體勿爲他物所勝此處有工夫較之平常勝百倍矣不然平常工夫亦未到妥貼處

程子曰卽事盡天理便是易只此一語便足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矣大學格物亦只是事

事盡天理.

天之生人不許其生一事.蓋聲色貨利.原非性中所得而有也.又不許其避一事.蓋天下國家.原非性中所得而外也.今人皆反之者也.是謂逆天.

偶爲友人評上律天時文曰.一部中庸.只是一個時字.然非別就幽深元遠處論也.庸言庸行.便與時行物生.刻刻相合.聖人與衆人同.但聖人飲食而知味耳.註曰.法其自然之運.儘有無限妙理.說得太高.卻又不是.當細繹之.學至仲尼.只是不先不後.在在與天時合耳.所謂不可須臾離也.

驗本體要極精微.有一念想像持求.總是人爲造作.其於无妄之命.尙隔天淵.作工夫要極緊嚴.有一刻苟且晏安.皆屬惡習纏綴.其於不息之強.猶歧轅轍.本體不透.雖日向好事.總是襲取工夫.力行不誠.雖虛悟心源.止是荒唐見解.

太和卽性體也.日用常有乖戾之氣乘間而發.蓋有不自覺者.非用力克治之.違性體遠矣.

學道須猛勇精奮.日有進機.人壽幾何.堪此悠悠度日.況年之永不永.自己未可必乎.見同輩時有天亡.眞爲悚懼.

大學只是要止於至善.而工夫全在格物.卽至於平天下.一格物而已.格物是時時處處精察力行.物格.則沛然莫之能禦矣.不待有意爲之也.今讀一部大學曰知止知本.格物之原也.知先後.格物之序也.自明新民.格物之體用也.敬止.格靜中之物也.爲人君以下.格動中之物也.學修所以格物者也.德財之盛.

格內外之物也沒世不忘民不能忘格天下後世之物也無訟格畏民之物也誠意章格心所發之物也正心格心之物也修身齊家格身家之物也治國平天下格國天下之物也至於各得其宜所謂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物格而天下平矣

宋彭龜年曰自平天下溯而求之其極至於格物致知自物格知至順而達之其極至於國治天下平其間雖節目煩夥而其道甚要所謂要道蓋不過格物致知已耳然聖人自誠意而下又各疏其說焉非謂格物致知之外又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蓋聖人深指人以格物致知者然也故聖人於齊家之條引書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格物致知之最近者也見解通徹出諸說之上

平天下者莫過於知人小人之惡雖多端然釀天下之亂者兩種爲甚一曰妨賢而病國一曰損下以益上千古人國之亂大率由此兩種人故大學獨及之

先民有言無欲可以行王道又曰無欲可以爲王佐讀大學終篇乃信其言之當也然何以得無欲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已

爲學喫緊處在嚴公私義利之辨此格物之最當先者也此處辨不明雖云正心誠意不離撐著之小人俾之治國平天下便爲務財用之小人生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危哉危哉

孔門之學莫先求仁孟氏開卷即提出仁字義即仁非有二也且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分明說出不

學不慮之良以爲天德王道之本向後屢以孝弟親長冒天下之道其旨已露於此是從聖門求仁工夫指出最切最要至大至微極平極易處使人知所入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統不外是至哉仁字親親爲大矣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仁也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體仁則不言利而自無不利也孟子其深於易者乎止謂孟子長於詩書者何也

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近溪曰孔門只在求仁提出孝弟慈以盡其旨皆得孟子之深者

讀孟子首章深服陽明拔本塞源論確與孟子同功沼上章孟子分明說出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樂與憂皆共之惠王不可與莊語也故因其賢者一語遂語以如此則樂如此則不樂以民心之向背警之不違農時二節唐虞三代之教養斯民盡此矣六府三事八政皆不能外此更有經制也秦漢以後號爲小康之世者雖千變萬化不出此數言

孟氏教人再不出孝弟二字是學之至大至精處惟近溪先生勘得透徹無遺

五畝之宅節朱註云極裁成輔相之道分明說出王者參贊位育氣象

程子所云孔子尊周孟子勸齊梁一段議論眞足千古朱子載之移民章末其旨甚深知此便知易理

讀率獸食人章因思人國不幸當民窮盜起饑饉流亡之時先須從人主一身去侈從儉一切不急之費損之以益吾民然後可不然徒有恤民之虛名耳但欲爲此左右近習之人亦不可與商酌要在毅然行

之梁齊之君所以問孟子句句是私心孟子所以告之句句是公理此王霸之所以分當細玩而熟辨之齊王伐燕章朱註引張子此事間不容髮一段可謂精義窮理之至也因思象山一派學問以至我明陽明諸子專理會本原非不簡易然力量大小必讓周程張朱四夫子者正謂此等分殊處不肯研究故也今之矢口譚禪者更有此弊若聞此言必笑我曰本原之外更有餘事哉

說養氣則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說知言則曰生於其心乃知學者千變萬化皆從心上來孟子不過見得此心眞體而已曰氣曰言曰養種種名目成心之發現也更何別求不動之旨哉近溪論養氣章謂孟子與告子正所謂心處有差別一語判定發千古所未發

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此孔孟以來正學之宗也夫仁之體偏言則一事所謂愛人者也而專言之則自伏羲堯舜以來一畫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往而非仁也會得此則無內外動靜之間矣蓋生生之謂易天地之仁也人得此全體以生故與天地合靜而無一物此仁之藏密於無形乎動而萬物各得其所此仁之吉凶與民同患乎六經之言不出乎是求志求此達道達此得此要領靜坐便非守寂此體固生生不已也讀書便非玩物其用即滴滴逢源也妙哉

此道不是逞聰明用意氣底事體亦非作文章博名譽底題目然去此四者有一要法惟念念實從爲己上著工夫全無爲人之想則四端化矣

靜坐時思慮雜然質之知幾愼獨之言愧悔無地苦矣苦矣然要如何去之須時時思量求索

懷刑而爲君子。畏神格而去非心。然則非人要去作好人。是皆從神與刑起念矣。恐於元來自然之體尙隔幾層。但聖賢立言。不如是不足以醒迷人爾。

學聚問辨。若不寬居之。則蹈助長欲速之病。愼之愼之。

日間有幾微明於心者。夜卽夢之。近來少用克治工夫。覺前日所思不思。前夜所夢不夢矣。此工不懈。方是存得夜氣。

言惡不及人。言善不及身。雖不能盡修辭立誠之學。亦一大節目也。此而不留意焉。忠信亡矣。

走一步發一言。必求與我誠敬之元合否。如此不間。乃是思誠。

君子以向晦入宴息。蓋欲息則息。無雜然不息者以擾其中也。一睡便著。卽此意。

聖門立教。惟語工夫不言本體。故命與仁本體也。而子罕言之。卽嘗言知命而不言所知者謂何。每語爲仁而不言仁爲何象。終日乾乾所爲歉然無餘者。止此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而已。豈謂無本體之可言哉。意以工夫至而本體自呈。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可以口耳悉也。故開卷提出大學二字。且曰之道。謂外學無道也。

學之一字。自傅說與高宗說起。其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與夫子好古敏以求之之旨。正相發明。所云遜志時敏。修來允懷。道積厥躬。德修罔覺。皆自學于古訓致之。所謂有獲也。註中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其眞實義乎。愼勿言無師之智。與見空之識。以亂聖學正傳也。或曰。然則夫子之所謂學。遺身心而談古昔。

得無有逐外遺內之弊乎曰註中已言之矣因明善復初所以效先覺之所爲耳是效先覺正以爲身心談古昔乃以知性善內外交養之道盡於是矣

易大傳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細味此段則朋自遠來之義也否則薛孟之三千亦何關於性命而尸居淵默所謂不改者何樂乎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人不知不慍之謂也易卦首潛論語首學以不知不慍終之所云確乎不拔者也辨得此事乃是正學我之學可以來朋人不知乃可不慍不然又入出世一路矣我之學果能時習誠之至自能動朋不然又入爲人一路矣語本體只是個仁字語工夫只是個敬字敬卽本體也仁卽工夫也於此岐而二之尙未識敬識仁在打成一片子聖之學盡是矣何他求哉

遠而四表上下近而四肢百骸無不是此個天理充塞無可以形容之則曰一而已矣舜曰惟一尹曰協于克一孔子曰貞夫一曰一以貫之周子曰一爲要程子曰主一夫一卽性體也而工夫在是少有安排布置則二三矣不必妄思邪念也合不得本體不成工夫信哉

象山曰學問不得其綱只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明道亦曰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迺知主一非矜持把捉之意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不識此者便是德二三動罔不凶

而今爲學合下便要涵泳主一之義。大學之格物致知誠意等功。皆所以主乎一也。箇中潔淨復精微。一物來憧便有違。掃除私欲終無了。強制生機反益非。內外兩忘臻易妙。思爲並泯得先幾。試將主一優柔熟。自見鳶飛魚躍機。

一事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勇猛精進。處處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方是主一工夫。淺之怕聲色貨利作祟。深之又怕知解才情作祟。若默識此箇性體。潔潔淨淨。外物不能染。無思無爲。伎倆靡所施。收斂精神。歸於闇淡。便可到無聲無臭地位。

象山曰。人之通病。在於居茅茨則慕棟宇。衣敝衣則慕美好。食麤糲則慕甘肥。予自返此三者。從來不著心。溯來反覺脫然矣。正好打點全副精神。歸併義理。若悠悠忽忽。豈不可惜了資質。

明道延平皆教學者靜坐。乃王心齋見學者瞑目趺坐。卻曰。青天白日何自作鬼魅。此是心齋高明之過。學者終日營營世故。不令他從此起手入門。再無方法矣。且明道延平亦可非乎。

神理在天地間。無聲無臭。能運寒暑晝夜。而不爲寒暑晝夜之所遷。其在於人則性也。能處動靜死生。而不爲動靜死生之所變。

眞體既呈。覺前日之營營皆妄。妄心既歇。覺當下之潑潑皆眞。乃知楞嚴所言。本自精妙。豈可以佛氏故疵之。

只本體微有過當。私意少乘。便是惡了。不必貪財好色。酒池肉林。乃爲罪過。非從心髓入微處下手。便草

草自以爲足.

原天之道.無動無靜者也.乘於氣而有晝夜焉.原人之性.亦無動無靜者也.乘於氣而有作息焉.夫無動無靜.非不動不靜也.動靜各止其所.而於其寂然不動之體.自無所移.故雖乘於氣.而刻刻盛大流行之氣.卽刻刻皆歸根復命之氣也.故知其無動靜.而任其自然者.聖人也.在靜而養其動之源.在動而察其靜之幾者.賢人也.乃若衆人則不然矣.性體本同乎天.而以形質有蔽之身.遭事物無窮之變.日向於動.而不知有靜之理也.且在靜亦動.而無復有靜之時也.刻刻皆此氣之奔逸放恣.而不復知退藏於密.

易簡理得.則可與幾.可與幾則知險知阻矣.故凡弗入罟擭陷阱之中者.必其擇乎中庸.得一善而弗失者也.擇而弗能守.卽納而弗知辟.非是兩病.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吾非大地之一物乎.然所謂吾其體.吾其性者.所以生是物者也.豈有不待格而自明者乎.惟明其理一而分殊.分殊而一本者.而物格矣.此卽可名我爲萬物.亦可名我爲一物.未有外我而徒求之萬物者也.德不厚不足以載物.居不寬不足以聚學.故培塿無松柏.行潦無蛟龍.其氣薄也.詩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蓋言福生於寬厚也.詩紀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人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愚以是知妻子尙可欺.而鬼神不可欺.惟鬼神無欺.然後可以化妻子也.誰謂閨門爲私暱之地.而可忽乎哉.

徒博施濟衆.而不克己.不可言仁.堯舜之所以猶病者.謂其克己而博濟者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

達人所謂眞能克己者也故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未有以天下歸爲心而反忘請事於克復者顏淵問仁與子貢博濟章正是一意

下學而上達註引程子曰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此所謂灑掃應對便能精義入神今人開口便說無聲無臭卻將工夫倒做了是上達而下學非下學而上達也便遺卻下學一節此處不可不審辨之

仁義禮智之性猶種也心猶土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猶土中之種所發生之枝幹也然滋培於土不厚則氣滯而不生涵養於種者不常則神散而不長

敬仁誠三字合說自伊尹之告太甲始夫善一而已矣自其無敢戲豫者言之則謂之敬自其大公無私者言之則謂之仁自其忠信無妄者言之則謂之誠然而敬者實仁與誠之本也不識得不覩不聞卻去用戒愼恐懼枉費精神

閉目靜坐時應事接物時喜怒哀樂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時處處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雖欲離之安得而離之識得此乃爲格物乃爲知止

程子曰心與理合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惟能敬則神將來舍而心與理會於一矣

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又曰窮搜千卷不如融會一得此皆至言也迺愚爲學每有博覽之病時攷諸子同異便覺目眩心搖漫無所主如瞽人問路有目者各指一途徘徊數四不知所適眞苦趣也因思五

經論孟示我周行孟子所謂若大路然今將諸儒一切語錄姑置高閣務將自己身心求之六經而有得乃爲實益耳.

金忠潔集卷二

書

與友人辨格物書

承教格物之義非見性不可得。及無內外精粗等語。皆確然不易之論。第數日來少少體會。敢因尊教而詳說之。夫吾學之大。自無內外精粗之可言。而吾學之始。則不可無內外精粗之辨也。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夫義一敬也。夫婦一天地也。而必有內外端至之分者。則以殊其塗。正所以歸於同。析其端。正所以竟其本耳。愚邇來識得致知在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知所先後之知。即知止有定之知。而總合爲致知在格物之知。物既有本末矣。則格非格其本末乎。即欲知先後矣。則物豈無先後乎。竊謂古本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至也一段。蓋示格物致知之功。而非有錯文。亦無勞補義者也。因爲之說曰。格物之功。即中庸所謂明善。孟子所謂集義。而異其辭者也。夫既明善矣集義矣。豈有驟求之外物者哉。則本末厚薄之間。格之必有其序矣。其始也不知性之本善。非格也。不知先立其大。非格也。因而弗知行著習察。非格也。不知稽古考今。非格也。究且不知天地萬物理一之分殊分殊而一本。終非格也。所謂格者。即格此數者而已。惟即格此數者。則見性即是窮理。窮理正以見性。而存養省察。與學問思辨。無偏用也。事父事君。與事天事心。無二事也。是

以執耳目以求聰明。決不可以言學。然吾性既現聰明矣。而何者可以擴吾聰明。何者可以錮吾聰明。未有不稽之往哲。歷之事務者。就父子而求孝慈。決非所以言學。吾性既明孝慈矣。何者足以盡我孝慈。何者有以損我孝慈。未有不得之經傳度之時勢者也。且吾性之仁一也。而以充之物。則親親爲大。而民則仁而弗親。物則愛而弗仁。有差等矣。此不可不格矣。吾性之禮一也。而以會於物。則視聽言動爲要。而經禮則三百。曲禮則三千。有條件矣。此不可不格矣。以至萬物萬理。莫不有大小剛柔之節。親疏隆殺之分。必皆充吾性之本有。在在窮之。以求各當其則。而盡人盡物。參天參地。皆在其中矣。斯謂治本而弗遺其末。析末正以經其本者乎。故初若分內分外。分精分粗。而其實內外交養。精粗幷育。既不徒求之寂。而流於爲我之私。亦不二視其本。而失之兼愛之弊者也。是故就物尋理。聖賢固必無此等學術。若令有人焉。自幼閉之一室。不接一物。不讀一書。而語之以致良知之學。雖窮一生精力。未有不恍惚而無歸者。又何以平天下國家。爲吾儒之大學哉。故大學言修身爲本。卽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正謂格其本末所爲分。精粗內外。理一之所以分殊。知至其本末所爲合內外精粗。分殊之所以一理耳。止於至善。端在茲乎。至於一草一木雖皆有理。然正不離吾視聽言動之間。不外吾仁義禮智信之德。故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卽曰反身而誠。此則學問成章之時。實驗之身心。而非謂馳神草木者也。愚謂程子之言未免有病者。正恐初學者徒求之外物。而不驗之身心。非謂一草一木爲吾性命外物也。故知有物有則之物。爲格物之物。知格物之格。爲窮有物之則。則全體大用。必能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夫亦近取諸身。而內外精

粗已盡矣。又愚所云心性二字看得分明者竊欲且將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及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之語。揭起之以爲默識心通第一義。而愚所悟入者。則在程子性卽理也之一言。夫旣言性矣。何釋之以理。此正成湯之所謂恆性。孔子之所謂秉彝。孟子之所謂性善者也。而欲明心性分合之義。則益之以二字。曰性卽心之理也。其分其合不亦較然乎。請得而詳論之。夫人未生以前。性爲太極。以其性命於天也。旣生以後。心爲太極。則以心含夫性也。惟其未生以前性爲太極。故雖其人窮凶極惡。不求其已放之心。而終未失其本然之性。惟其旣生以後心爲太極。故雖其人參天贊地。擴充其本然之性。而實起於先立之心。嘗譬之心猶海也。性猶水也。情則其水之流動。而才則其所以能流動者也。夫無海則不足以注水。而究其初非水則亦無以成海。亦猶無心則不足以成性。而究其初非性則亦無以爲心也。分心分性。合心合性。當無疑義矣。又曾教所云。頓漸俱無管他。只是時時精進。此至言也。及云雖漸亦頓。幷不頓何以漸。不漸又何以頓之語。未免尙存頓漸之見。不如云雖下學亦上達。不下學何以上達。不上達又何以下學。爲眞實義也。一貫博約之旨。不更了然哉。

與友人辨無善無惡書

違教二年餘。昨得良晤。且聆誨益。欣快不可言。但匆匆中未能一罄所懷爲悵耳。年翁所謂假禪學之圓通。而自文鄉愿逢世之學術者。此一語。誠可謂切中今人之膏肓。令之發洚雷之省者。弟近日亦詳識其受病之源。且考之古先聖哲。自謂有一得者。昨聊引其端。而未竟其旨。故詳言以請益。夫所謂受病之源

者。惟是龍溪無善無惡之一言。使天下日倫於禽獸而不自覺。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其未發也。渾然在中純粹至善者也。自其一無所倚純是天倪。故曰無思無爲。無聲無臭。而從古聖賢曾未敢曰無善也。至於隨感而動。順此則吉者順此性而善也。逆此則凶者逆此性而不善也。故大學止善。中庸明善。皆合人人之動靜內外。指示以大本大原。令其在在時時。兢兢業業。至於孟子。因此一語費了無數精神。正學始賴之如中天之日。至於濂溪誠上一章。便提出至善二字。明道言天理。便曰知此便是明善。卽象山慈湖。號爲吾儒極超脫者。亦不敢有無善之一言。誠其所見之眞。所慮之遠也。自此言一出。近世學者尙未窺六經四子之毫末。便猖狂自肆。糠粃詩書。任情而行。毫無顧忌。尙猶援引聖言。叱咤賢傳。或曰。孔思言無比比而是。或曰。程朱主敬。著著皆非。不知孔思之所謂無。每就其一循天理。不假人爲。靜則存仁義禮智之體。非有端倪。動則順仁義禮智之通。毫非矯飾。程朱之所謂敬。正就此一團天理。作勿忘勿助之功。非有意於張。添一物於性上。而乃作此悖謬無禮之譚。其亦不仁甚矣。弟年來因此憤恨不平。思欲力挽邪風。昌明正學。其要有二。一在表程朱之學問。使天下人引繩切墨。動靜毫不敢悖。時時省提。事事講究。以求復吾心大中之體。推吾心至正之用。久久純熟。自然思勉俱忘。到宇泰收功之地。所遠言自然之效。令天下人墮落放肆一途。不可救藥。一在窮六經之本末。使天下人自首至尾。一字一句。眞知力行。要識無極太極。原是飲食之常。灑掃應對。無非上天之載。不可視六經爲糠粃。鄙誦讀爲外求。明道先生讀史不遺一字。原與玩物喪志之旨絕不相背。勿徒東扶而西倒也。俾天下人沈涵浸淫於義理之中。自然

有冰釋凍解之日而其大要不過程子兩言曰涵養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而已夫知不過欲明此善敬者所以求止於至善也然後虛靈不昧總是實理昭融行所無事只因一理恰當天下之人庶乎其無大可憂乎於是道義氣節乃見眞聖賢是非好醜自具眞衡量勿更萌兩種自以爲是而不可入堯舜之道者欺盡天下人也而言恐反不能盡謹此代布用請可否惟直教之何如高子書奉上自宋程及我明薛子而外弟所服者此公耳幷以請正

與友人辨理氣合一書

來教云夫氣之粹然者生人樊然者生萬物謂粹然者爲理可也謂樊然者爲理可乎愚謂人與物同感天氣以生可以偏全分不可以樊粹二以爲樊則負形載覺營營不息此所謂游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在物固不可謂之粹在人亦不得不謂之樊也一也以爲粹則聲應氣求親上親下此所謂陰陽兩端立天地之大義在物雖各守其偏然不可謂之雜而無類在人雖皆備於我亦不可謂之亂而無歸也亦一也獨是人者體得其全備陰陽五行之氣實合健順五常之德是以戴天者首履地者足較然不混也四德統行五典俱敍確然具足也放諸四海而準充之萬類而得殊塗百慮一致同歸未嘗不樊也實未嘗不粹也惟其備全氣故即備全理無兩截也乃物則不然虎狼有父子之恩而不解乎仁民愛物蜂蟻有君臣之義而無愧於裂冕毀裳豺獺報本未聞興禮義之場睢鳩有別何嘗嚴內外之正諸凡草木或限於南北鳥獸或滯於高卑此皆所稟之二氣有偏清偏濁之不同所賦之五行有過與不及之或異又或

有一竅之靈。不能擴充其大。有一端之善。不能觸類而長。究夫天之生氣自無不全。一落萬殊不能無別。且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是兼人物而言。夫父母之於子也。而可以或粹或樊二之乎。則或肖或不肖。實其形質之偏全耳。認氣爲兩勢必認人物之性爲兩。所謂致中和而萬物育。能盡其性。則能盡人與物之性。又何說乎。

來教云若曰有生萬物之氣。原其有生萬物之理也。則謂理主氣可。謂理卽氣不可也。謂氣行理可。謂氣卽理不可也。愚謂理主氣似太極生陰陽之說也。氣行理似陰陽一太極之說也。然太極動則氣陽。靜則氣陰。不可謂太極爲主。而陰陽爲臣也。理卽氣也。且陽卽極動。陰卽極靜。不可謂太極爲止。而陰陽爲行也。氣卽理也。主行二字。似又多著一層矣。

來教云且天之氣時有乖沴人之氣時有暴戾。豈亦有乖沴暴戾之理乎。愚謂天人乖沴暴戾之氣。卽易所指陰爲小人柔爲不善者也。朱子於履霜堅冰至諸解。論之極詳。大意謂一陰一陽造化之本。不能相無。以動靜言也。然陽生陰殺。則又有淑慝之分。是又以善惡分陰陽矣。氣和則爲陽爲理。氣乖則爲陰爲非理。究竟非正氣卽非正理。終不可謂有氣而無理也。

來教云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性與氣當有辯處。愚謂此正性氣合一之言。非性氣有別之論。知性之貫於氣。則性乃不入於幽冥。知氣之一於性。則氣乃不關夫起滅。

來教云孟子志氣之帥氣體之充二句爲無病。愚謂心之所之謂之志。非志卽心也。心卽道。志非卽心。故

曰志於道是心之所之卽爲氣之帥獨主於動者言非兼動靜言也若夫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心決不可與一陰一陽之氣分帥卒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固言之志止可謂陽動則所帥者亦陽動之氣非以論於太和謂道太虛無形之氣耳知虛空卽氣則不以志氣之帥氣體之充證理氣之二三矣且言帥言充分別名目者爲告子勿求於心勿求於氣言之以見卽論至次亦無精粗及後論養氣則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此處不言志而言心理氣合一之旨又和盤托出矣

上高陘齋先生書

鉉惟求其友生學者一大事故聖經之言交道也志則極乎神聽而應則本乎中孚夫相與以和平而質之漠漠居室迎善氣而動以千里無亦舍交臂之親而求諸不可知之境乎我思古人蓋有鑒於友誼之恆變始終而著斯旨也比輔之吉莫先於愼原筮而積盈缶道義肝膽之盟幽隱不渝則明廷可貞德同者直引神氣以相往來四海斯堂百世斯日豈俟撫塵而游後稱我師我友哉今人輕視此旨泛泛結納安且平之日靡不咨矣爲石交及有一人臨大節犯大難立不拔之守而出不韙之言雖彼自靖厥心非求彊輔迺平居所約爲聲氣者率皆搖首息喙恐禍患之及己也不曰生端好名是子僨天下事則曰容容受厚福爾蹇蹇何爲間與偶值亦不過飾游詞以相矜而退有後言不笑則議豈同人之蘭惟在謀面之好而不必內根諸性命歟此詩所以重感體物之誠而易所以貴通天下之志也鉉非其人而獲遇老師則何幸類乎古所云也鉉垂髫奉父師教卽聞老師獨立不懼之概而建議恥雷同遯世無悶之學而

知幾如介石固已心師之矣及叨通仕籍仰止景行而介紹無從闕於因附旋迺戹逢羸豕孽兆履霜鉉賦性狂愚憂關國體送犯浚恆之戒不顧剝牀以膚得放山林免身於辱子子之蹤其不爲人所議而矣者蓋無幾也微聞老師忠義情深見之聲色至欲公正發憤代鉉爲不平鳴且對鳩屬諸僚獎藉小子不啻口出至問鉉儀貌若何器識若何以懸想遙意其人鉉實喜散木之見收於大匠而戴雲天之下覆於蠖蟠也固已中心藏之矣俄老師肥遯潔身克樹萬夫之望鉉惟蒹葭時咏致慨阻躋不謂老師睠顧之殷雖養晦東山而無忘下士懃懃懇懇時稱許於頰舌間令親匡五如年兄兩上公車舉備道而詳述之鉉乃拊膺感激俯仰平生友生之奇且篤惟老師一人而不容已於執弟子禮於宮牆末也夫遐心雖化而色笑未通懸悉其行事愛之譽之若食息起居相周旋者咸貞之受吾師乎觸權賈禍人謹避之而謬予緇衣歲月無間於口若惟恐人不知者剛中之比吾師乎冠裳韋布之列豈別無賢若哲可勞寐寤之懷而惓惓幺膺不降不掇者擘如之孚吾師乎則是鉉之於師所謂微有鬼神之通千里而一室者矣古人之言豈欺我哉惟望不遺下體克督進修少有墮渝卽嚴鞭策鉉自宜日服六經之訓躬爲仁義之施誓無怠荒以報知己之德老師其庶幾許之用敬畢其愚如此若夫尋常諛祝之詞寒暄之習弗敢以一字陳焉所祈老師道德日光潛則紹魯鄒之統達則竟皋傅之功以無負造物降大任之意則區區所以頌效規者耳久積愚衷殫抒無次謹呈四子二部小疏二册以爲羔鴈資澹如之誼不復以他物褻也統惟台慈鑒原

復朱勉齋撫軍書

前得雲中報。舉朝皇皇。咸謂大事且去。旋聞宣鎮爭欲迎賊。老舅翁忠言激勵。共思死守。衆心爲之稍安。弟猶恐監視掣肘。或至僨事。卽具請撤內監一疏。尙未得旨。適台役持手扎至。捧讀再四。乃知前所聞者良然。以老舅翁奇謀神勇。將士用命。自能遏賊。勿前萬里長城。造福社稷。蒼生非淺也。台諭又謂城多不守。矢以死殉。大事或未至此。然吾輩預備此一著。端不可緩。至以諸介弟公郎見託。敢不聞命。顧宣或不守。天下事殆有不忍言者。弟則安能獨生。弟職任皇城。事果不濟。必且授命大內。特老母在堂。不孝子死不瞑目。與言及此。腸寸寸斷矣。昨二舍弟覓得便舟。欲奉老母南歸。甚似得策。而老母亦以死自矢。堅不肯行。弟亦無可如何。人生之苦。孰有至弟若此之極者。皇上洪福天齊。計都城萬萬無失。然意料外事。自古有之。今日都城存亡。喘視右臂。宣鎭無恙則已。否則老舅翁候我黃泉。不數日當相見耳。臨楮泣下如雨。

與陳幾亭書

別後無可與語。伊人一方之想。時時在懷。接劉滇老所致台翰數番。欣慰交集。朱子語類册已大就緒。尤是天下後世人之幸。至閱家載一則。厚德虛心。更今人所不易及。弟何人斯。迺獲附驥以彰其姓字。愧矣愧矣。朱子文集。幷諸儒語錄。弟頗有纂輯之志。近因深切自反。覺於道概未有聞。故胸無定見。昨非今是。疑不自持。意欲將刪述之業。少待歲時。且當刻刻作切己工夫。將來或有所聞。後敢折衷羣言。以就正於

世宜不致自誤以誤人也高明以爲何如數月來家君居北家母寓南途次兵荒所在見告兩地懸懸此心殊欠寧貼又米鹽瑣屑之務皆弟躬自料理亦不得靜坐讀書以見日新之益只得隨時隨事警省提撕在紛擾中不敢忘遷善改過工夫遇行有不得處一意自反頗覺得力乃悟千聖之學只在修身修身之要只在愼獨千變萬化無不始終於此此亦是學問常談而弟卻覺是向來未見底意思不識十年來所作何事甚矣根之純也又閒讀龜山語錄有云今學者不知學成要作何用蓋學者所以學聞道也忽然自省於道實無所聞碌碌半生殊可愧恥因此一意務以聞道爲事不知所言愼獨工夫便是入門否明眼導師其何以爲之鞭策乎至於時事變遷翁臺耳目自廣無俟弟贅要令吾人不忍人之志與不自失之操並行不悖此中眞有命存翁臺萬物一體之學畢竟作何商搉也

與林紫濤侍御書

時事多艱三楚爲中原重域流賊剽悍閃爍叛服不常非得老年臺精心密畫調護其間天下事尙不知所底止也惟是弟處山林無所營爲輒博覽前古變故時中外上下數有賢才若而人同心共濟雖其險阻有甚今日無不克奏成功而今則當事者徒自憂心苦形究之無毫髮裨益其故無他則以不知用人故也然以弟默識今之負重任者朗鏡知人無過老年臺虛心從人亦無過老年臺茲現隸臺屬固多大賢以弟所知則湖南監司曾二老公祖其最著固人人所頌次則抱不世之才有特立不拔之守弗能與時俯仰屈於下僚者則永州司理萬吉人也世未必無人知之而家君司教歸德知之最先且深去夏入

京與弟談天下務至累晝夜不倦則弟所敬服而以爲決堪大受者也弟每逢人說項亦間有欲借之以當一面者而弟意當今欲自立於封疆必上有大賢得以容其展布始無牽制首尾之畏則擇喬而棲舍老年臺其何適哉倘楚地監司或乏人老年臺當薦吉人於王庭俾獲共事一方以奏嘉績知雲漢湘江間旦夕獲安瀾矣弟碌碌無所表見於世敢藉手老年臺少效以人事君之義此弟生平所不敢輕言而對老年臺則有所不容自已者也

金忠潔集卷三

疏

諫罷內臣公署疏

奏爲廉恥不可不維。浮費不可不惜。懇乞聖明立罷內臣建署。以杜諂結之漸。以節侈濫之端事。臣見近日皇上欽遣內臣。諸臣連章上諍。未蒙採納。仰知聖意淵微。非臣下所得窺其萬一。臣小臣也。何敢剽竊諸臣之唾餘。呶呶置喙哉。但昨見戶部請置戶工二部總理太監公署。已奉命旨令二部爲之另置。臣竊慮之。夫既建置公署。則必需錢糧。試思此何等時也。臣且就工部言之。庫貯日乏。營造多門。邊警時聞。軍需甚急。諸臣蒿目恨不能以一絲一忽作千百之用。今乃爲內臣締造所費不貲。此項錢糧。將取給於何地乎。皇上命之以稽核錢糧。未見其清釐節省之效。而先費庫藏之金錢。毋乃於皇上命之之初意大有不侔歟。況供億繁難。更有什伯於此者乎。且臣之所慮不止此也。頃內臣往二部到任。二部諸臣猶以爲接皇上之敕諭不敢不來。行堂揖之故事無妨一至。此不足爲諸臣辱。今公署既已另建。勢必強司屬之臣。匍匐於獨踞之庭。卽諸臣矯矯自好。當亦不爲內臣屈。而其中保無暮夜多慚。寡廉鮮恥。多方結納。以曲護其醜。自行其私者乎。此風一開。將蔑本來之堂屬而不顧。而轉倚內臣爲地官冬官之司命。奔趨諂諛之習。漸見於建署之後。褻皇靈而喪士氣。寧更有甚於此者。且夫內臣果能仰體皇上之意。精心潔己。

使兩部歷來錢穀之數稽核一清．便可據實以報皇上．其責亦已盡矣．何必建署而後可哉．臣束髮登朝．三年以來屢叨遷擢之恩．頂踵莫報．用是不避忌諱．懇切陳言．伏望皇上少賜採擇．立罷建署．令國計有節．士習日端．臣之利害榮辱非所敢計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糾內臣橈謁疏

奏爲監臣移檄非體．微臣瑣言漸驗．伏乞聖明立賜申飭．以全士節事．臣於十月二十三日具疏懇止總理太監建署．蓋惟恐以此開諂結之漸．決廉恥之維．所爭甚大．非止爲糜費無益也．臣靜候綸音．不蒙批發．未幾而建署之舉卒行矣．此在聖明自有裁制．臣不敢補牘強聒．乃昨見臣部司務廳傳總理太監張彝憲信牌．內開．本監公署已完．擇於初七日上任．所有兩部司屬官吏人等．謁見一應儀注．合照部堂體制．會同斟酌妥當．逐款詳開．先期呈報．臣見之不勝驚異．夫彝憲之遣．皇上原使之監視兩部出入錢糧．未嘗假以堂屬相臨之體也．今彝憲移檄曰司屬．曰合照部堂體制．是明欲驅清署之臣．羣然屈節於奄寺．試令彝憲自思．皇上敕諭中曾有是乎．抑祖宗典故中曾有是乎．且彝憲銜猶司禮．職則監視．原與巡視之體制相等．惟是貪墨侵欺一任覺察．若必欲亢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令其聲折偃僕．將置自有之堂屬．別行誣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則彝憲殆儼然以卿貳自命．其意不知以何者處諸臣矣．不亦羞朝廷而辱當世之士耶．況從此結納奔趨．彼則日驕．此則日諂．干憲典而壞士風．有如臣前疏所云者．其流弊可勝言哉．臣委質聖朝．自矢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匍匐

於彝憲獨踞之庭，致罹交結之條也。伏望皇上俯採臣言，立敕彝憲勿謬以部堂之體自居，幷飭兩部諸臣勿輕以司屬之體自褻。公署雖置，決宜絕跡不相往來。止以錢糧文册移會稽核，庶國體正而士氣伸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崇禎五年二月初六日具奏。初九日奉聖旨。內臣總理錢糧，各官遇有職事相關，自當禮見。其餘不必通謁。金鉉亦不必借題激陳。該衙門知道。

自訟疏

奏以奸璫借事快私，微臣受過獨枉，謹據實披瀝仰祈聖明霆斷事。臣於去年九月內，蒙臣堂官劄委修理安定等四門軍器，共計修過銃礮一千八百有奇，長槍等件四千一百有奇，挨牌一千四百有奇，八工物料，臣皆加意綜核，實該領錢糧一千一百兩有奇，而城上城下查驗搬運之費不與焉。節次領過庫銀七百五十兩整。自十一月初旬，庫內錢糧一分不給，彼時邊警尚未大寧，臣急欲完公，隨將三年以來服官微俸，共有一百五十餘兩，陸續給與商匠，刻期竣事。至於臣督率匠作，雖大寒大風，皆躬在院宇中，一一監治，風寒所中，病入骨肯，旦夕不保，頃故屢具請告，此自臣子分內事，臣何敢言。乃本月二十日，京營三臣奉旨試十六門火礮，不意有借事挾私，硬坐中傷，顛倒試器之堅瑕，橫逞昧心之威福，如總理錢糧內監張彝憲者，彝憲以刑餘匪類，蒙皇上簡用，遂妄自尊大，欲臣等行堂屬之禮。臣嘗兩疏論之，仰荷聖明容納，而彝憲即恨臣入骨，欲借事陷臣矣。適有試驗軍需一事，皇上屢旨，止命京營總提協曾未嘗及彝憲也，彝憲不奉旨而來，已屬可異，乃一到教場，即倡言曰，凡係金監督名下人盡數拘繫，不令他走了

一箇則其未試礮之先必欲甘心於臣已灼然可見矣及至試礮彝憲受指營軍以極粗鐵錐獨驗臣礮火門忽謂臣礮有百餘位無火門者夫臣之修礮無一位不曾經手經目膛中俱清火門俱通皆用臣姓名印記自信可以免罪乃忽有百餘位無火門者深可訝也既而公論難容計無復之又只云十八位無火門耳此十八位亦何嘗無火門臣匠役以細錐通之彝憲強云不許就中高下在心獨中臣一人之罪爲阱甚深設機最毒然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矣臣雖篤疾未能躬詣此皆萬耳萬目所共見也且聞是日同驗試者或正色爲臣力爭或婉詞爲臣剖白而彝憲悍然不顧必欲硬坐臣罪諸臣懾於彝憲之威無可奈何不能堅守其前說矣尤可駭者二十四日臣所修礮已試過一半矣彝憲於二十五日獨謂臣礮雖驗過還不准算必令再試一次此同事諸臣中所未有也是誠何心彝憲有一毫從軍國起見乎繼之彝憲謀害微臣最險最狠微臣抗觸彝憲至孤至危自非披瀝血忱歸身君父仰恃聖明電照覆盆則臣孱然之軀必齏粉於彝憲之手矣伏乞皇上大奮乾斷照察情事彝憲之指良爲枯是否挾恨報復微臣之無因受枉是否攖兇羅織立敕當日試驗諸臣從公據實回奏如果臣涉欺昧雖伏斧鑕可長瞑矣

（擬稿未上）

揭

除戎紀

爲修理城守軍需用功不遺餘力謹據實詳述仰祈台鑒事職奉堂劄委修城守器具先是登城簡閱樓

貯器具實甚浩繁凡三日始得徧觀一門見朽蠹者居其半見久造未必取用者亦居其半職此時若不分實用與否概議取修恐難免虛耗之罪因料當日守城器具急需者爲礮必需者爲槍鏟鏈叉挨牌而各城之朽蠹未甚尙可整葺者亦不出此數項隨將各礮運至公所年久銹積窒礙膛中皆有寸許先以鐵鏟刮其浮銹僅去其窒礙之大者環膛膠結之銹猶貼習而不下復以鐵銼細爲磋琢銹將去八九矣又以磁砂置膛中磨盪者久之職乃取各礮近映日影目擊底裏見果無塵垢方准其工各礮火門不通者十居六七則用鐵鑽拭以蔴油窒礙甚者力通之卽原有者亦必爲之重通令其滑潤大寒大風職皆督率工匠在院宇中親爲整飭一一再三驗看少不如法者責令再修見果如法然後以一圖書識之發與油作油飾而滅口礮虎尾礮二項又皆銼磨外面使之明朗工倍諸礮約計每日一工實實止可清理一礮而錚磨外面則三倍之此修礮之實功也至於槍鏟鏈叉等件初從城上運下皆黑澀不可觀浸以香油刮研銼磨不遺餘力乃得露其本質而柄桿之修整工又繁甚焉杉木攢竹者木心朽壞罔不甚多而旁攢竹片類皆散亂不可收拾則或纏以牛筋或縉以川蔴密糾緊束復厚粘以魚鰾然後以磚瓦石麪爲灰敷飾其上丈餘之木至於用硃用油已經過匠役手四五番矣就中有朽蠹損折竟不堪修用者必爲之重新置造鋸木擘竹橫整糾纏木作之工較修舊有者更加數倍問有原係檀木爲桿造新修舊雖省一番攢竹工而用灰用布亦必經油作手二三番然後成器其間調劑樽節可仍舊者仍舊職不敢少有濫費以滋破冒之愆必果朽壞不堪乃議重新置補而原舊不堪柄桿皆留貯公所空房中可驗而

知其無冒破者。此修槍鏟等件之實功也。乃若挨牌正面繪畫。背面釘補。工亦未爲不煩。而夫匠鋪戶。總計一差。關領錢糧七百五十兩。約計一門不過一百八十餘金耳。查驗搬運物料人工。種種取給。於此一門器具。約有二千件。乃以一百八十兩錢糧修之。試看費如許工夫。用如許物力。各役無米之炊。枵腹之待。不問可知。而職從中加意節省。委曲設處之苦心。固有不敢盡言。想亦有不俟職言者也。冒昧瀆言。統惟台鑒。使職一段夙夜在公之愚衷。不至沈沒。則徼榮豈有既哉。

呈

請告堂呈一

爲夙疴積勞。忽沈揣勢決難頓起。懇乞代題養病。以延殘喘。以免曠瘝事。竊職素稟虛弱。舊有血疾。先年每至入春。時一舉發。沾延牀褥多至月餘。但以先年簉仕學授。繼遷六館。事皆簡易。未歷鉅勞。雖舉發此疾。猶不至沈綿之極。自去夏得遷工曹。即膺繁劇。加以去冬城守軍需之役。邊警告急。奉旨儹工。晝夜在公。風寒不敢少避。彼時國事爲急。此身爲輕。即每覺軀體少有不安。亦惟置之不理。用是病入膏肓。醫藥罔效。忽於本月初九日。嘔血升餘。昏眩累日。目今肺氣日熾。喘嗽弗止。寒熱不時。飲食俱廢。日惟奄奄一息。藥餌頻服。竟未得減分毫。雖沈沈牀褥間不過數日。而病勢沈重岌岌可危。若非靜息調理。累月經年。恐一息餘生。決難牽復。方今聖明在上。百司振作。署無閒官。且國事莫繁於部曹。而臣罪莫大於曠職。今職雖奉外差三千里外。一步不能跋涉。固不待言。即欲先辭此差。後調理少痊。猶出執事。有萬萬不可以

月日計者。展轉思維。惟有請告一節。冀聖明之憐憫。得謝職以延生。伏乞台臺俯鑒眞情。准賜代題。回籍養病。遺下杭州一差。急議改題別屬。庶國計不至有悞。於以免曠罪而延殘喘。感恩非淺鮮矣。

請告堂呈二

爲玉成之德雖深。錮疾之軀難勉。懇乞俯鑒眞情。速賜代題。以宏作養以安愚分事。本職以夙疾陡沈。決難頓起。於十七日具呈台臺懇祈代題養病。蒙批。金主政城守諸器勞勩殊多。方題杭關。何遽請病。調理數日。仍應卽出赴差也。職伏枕捧誦。仰知台臺培植深仁。無非欲曲成屬吏。職胸猶有心。敢不仰體。但思人臣事君。獲上不離此身。身之痿痺何從自效。今職以羸弱之軀。遘沈錮之疾。藥餌罔功。一息莫保。而乃猶戀戀一官。冀延旦夕。恐曠瘝之罪積久愈深。設有起而以溺職之罰詰之。職必無以自解。雖台臺愛職庇職。亦必無以爲職解矣。況杭關爲國計所關。交代之期及今已緩。勢非題職養病。則此差之改題日遲。若此差之改題日遲。則職之獲戾愈大。職用是再四思維。決不出請告一節。可以保病軀。可以免大戾。可以無妨國計。可以不負台臺全職之心。懇乞速賜代題。旦夕決事。感激恩造。當無旣矣。

金忠潔集卷四

序

刻大學漢詁本序

自程朱表章大學。後學者尊其義旨。數百年至陽明洒異之。復古本以行己說。究亦陽明之大學耳。遂謂淩程朱上。然歟否歟。自時厥後。人各有大學。析經創義。必擬孔子。異己者黜而好比其同。學者否敝耳聾。益茫不知所向。宋儒先表章之功。至今日轉爲瀆蒙貧可懼也。歲壬申。鉉退修六經。業考較異同。及大學則每皇惑無適主。擬取漢詁本以下。迨宋及近世諸儒改本。幾十餘家。錄而刻之。求通正學者。相與折衷以定所歸。方刻漢詁本竟。時正篤信程朱之學。潛心大學或問。於格物致知處。更反覆研究。爰知程朱之說大而密。誠合內外鉅細以爲功。陽明以下皆得其一端而不自覺耳。遺書所載。自身心微渺以至一草一木。不過不遺。其門人來質問者。局則宏之。馳則斂之。欲速則寬居之。闊略則克繹之。務更無泥所偏。而幾於中。朱子承之立爲四則。而格致之義盡。推致之平天下達天德亦竟不能外焉。因嘆曩之皇惑無歸。特未盡心於此。而徒爲多所蠹耳。遂一意取朱子大學上參程氏之旨以爲學的。而不復他有所營。集刻之願乃爾中輟。五年來食息起居。不敢忘之愧望。豁然貫通望洋而歎海若也。丙子秋。偶簡書得所刻鄭詁本。不忍棄之。思繕寫以遺同志。而述命刻之意如此。正欲同志蚤以程朱爲依歸。其趨既定。上參之漢

唐詁疏。下質之陽明以下諸儒。無惑其偏而取其合。勿徒呶呶古今本之辯而反遺實學也。

文雅序

文莫尚於六經。非身心是圖。則家國天下是究。舍是二者而欲求聖人一辭不可得。豈聖人不欲盡天地之光華哉。蓋聖人非立意爲文者也。行成德充。翕則自強。而闢則載物。不得已而筆之書。誠以詔後之學者有所取衷。而不致歎於迷途之遠也。迺後之學者則異矣。不循其本而徒欲矜藻繢之言。榮華觀者之耳目。求於自性物情裨益毫髮而不可得。先民云文所以載道。嗚呼其所載者何道哉。夫道者則身心家國天下之道是也。明是義而讀經。然後不以文視經。直視爲四時百物。華實不齊。而皆現其易簡生成之德。明是義以爲文。然後不以經異文。雖至於敛筆束楮。默識不言。而自著其文質斑斑之理。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上下千有餘載。諸子百家之文日益多。其少有表見於世者。率多風雲月露之詞。自適悅人。不足爲世所有亡者。其甚者則不論德之崇卑。學之至否。惟以其曾列高位。便次其生平筆墨。勒爲大册以自炫。至欲求一語幾於道。不可得。嗚呼。弊也久矣。知此意者。宋之眞西山氏。近之唐荆川氏。茅鹿門氏。其於古文章各有選本。予讀三書而好之。然猶惜其不明以身心家國天下之旨。質之古作者家。存其大益於是者。去其無關於是者。以教天下學者。專其術於爲文之本。其有待於後之人歟。余乃會三子選本。沈潛反覆。一本諸六經以折衷之。其豎義發言。育德振民。有所發明。而文詞卓爾可觀者。命之曰正大雅。其有義非不正。或舉其一隅。未暢大理者。而就其一隅。亦足以裨益經術輔翼治道者。命之曰正小雅。至若各

有所見逞其聰明非不時有合於聖人之道者而小醇大疵勸百風一如老莊名法縱橫之旨者又有文人往來游觀各紀所好詞非不爛然可觀然而案之經旨無乃有游淫多言之弊乎二者舉不可舍命之曰變雅而亦視其文之優劣爲大小之分焉

高中孚年兄制義序

文徵莫大於神志神志者一代之山火也定天下之命而屹然以寧神所貞也易以象山老氏稱之曰谷所謂用而弗勤者與及乎炎炎隆隆麗中正於重明而觀我生於日月卿雲之旦其象爲火而取諸志志心之火也止之中有光明焉故山火合而天下化夫三代之典尚矣漢文帝布詔令山東民之老羸癃疾者扶杖往聽知德化將成願少須臾毋死以見之非獨至誠惻怛有以入民耳其文固確然隤然得天下之理維時左右執筆者之光華決不凡近未必盡出天子手也宋紹興中澹菴上封事而金人募以千金購突維喙視百萬師威甚彼章句纖纖耳曷能動人如此其遠且宏哉識長離之旨矣今制義囚乎排比以視人情咸與之大間者靡音駭義好莠自口矜襞積而遺神明學步邯鄲之步而詰其志趣噎與龐并自此而望其言功之立遵耿介布異采庸屬遐邇之心而贊聖人致治之美於無斁蓋未知何如也維余年友高中孚先生則其人矣中孚曩誦讀時每寓書及余不恆商八比業惟於通經學古舉而措之天下之術亹亹焉問辯蓋其詳哉固已凝於神而正於志矣至發而爲制舉之文則如崇隆巃嵸下通大淵而雲霞之蔽虧雨露之霑降松柏之盤蓋蘅蘭之烈芳並席之掌上而綽約不窮所謂靜深而有奇光者也

故一出而簡在帝心。列躬文苑。行且播之聲猷。炳焉與三代同風矣。昔韓稚圭執政。語及文章事。猶分屬廬陵。余獨於中孚觀其合。蓋得於其內者與。

劉赤生先生書義序

赤生先生。鉉十年來所奉爲心師者也。歲丁卯。鉉隨家大夫論藝於先生。先生文業炳蔚當代矣。然鉉非徒以文藝服也。蓋其家學淵源。以通經博古爲業。以濟時行道爲志。每論及天下事。則慷慨激烈義形於色。而經綸貞固確然可行。若相對不言。則沖懷凝度。游人於光風霽月下。間與契闊久。則見其養日益進。德日益盛。而文字之神理華澤。如四時之序變。以愈豐庶物之時榮而弗寂也。今迺掇高魁。發笥得所爲文若干篇付梓。而命鉉以序。鉉則何足以知文也者。遡游心六經。知文非僅取世資。蓋有其實。達實者有五。究焉。究乎性。龍魚蒼淵。陶冶善竈爾。究乎功。弓矢歸射。輪輿歸御爾。究乎材。匠石入於林中。持柯審顧。萃如裕如爾。究乎時。鷄鳴而悟辰。地出物而識利爾。究乎同。法先王而奉若。竢方來者弗違爾。而赤生文備之。蓋先生所夙圖。非止科目之術。而鉉所以服之。或亦見其本矣。先生如謂我知言乎。其繇是光大之。庸致太平。俾我爲太平之民也可。

于司直金石志序

歐陽子記峴山。謂元凱銘功二石。一投漢淵。一置山上。是知陵谷有遷。而不知石有時磨滅也。余謂未然。人生世上。果有篤志眞氣。結之金石間。則長物可賴之得壽。又況險亦致之。深亦探之。古今不乏嗜奇人

哉。迺每語同志及金石文字。皆茫茫不知所從出。毋問几篚間有亡也。疑歐陽子之言其殆是歟。而集古一錄。亟亟爲之不置者。又何說也。毋亦惜其變而思以留之歟。抑中有不變者存。而天假奇人以爲之表歟。余質司直。司直曰否。歐陽子磨滅之云。誠有感於卓人異士作不刊業者。爲末世傖父妬子。埋沒無極。故作此語。非有憾於頑石也。此正與作集古書同一遐想爾。吾儕生雖晚。豈可爲古達者譏。遂相與爲僻盟。博覽金石文於天下。盟曰。胝所及。雖險巖幽窾。以若求之。舌所及。雖羌人牧子。以若咨之。有不如約者。代爲六一居士鳴皷而攻之。然猶恨蠻蠻居此。未即爲輕舉。徑度周海內。酬若大願。司直因綜其目若干卷。用廣碌碌庋册者之胸。且以爲徵奇檄。代吾胝吾舌之所不及也。司直每謂吾儕學問文章。皆宜同金石壽。此編成。若金石且不能司。明晦。亦足以見其一斑乎。其風雅卓然。實永叔後一人矣。

余揩明詩序

丁丑之春。余晤揩明年兄於邸舍。遂飲食我。爲竟日談。因得悉尊人年伯之德若福。而揩明之孝且至也。業爲詩以紀其盛。揩明將歸。又謂予曰。四方知己。崇我珠玉殊多。壽諉梓之以娛親志。子爲我序之。余不敢辭。蓋嘗誦禮運。父子篤兄弟睦爲家之肥。即至國與天下之大順。皆始乎此。竟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闕書出而四靈畢至。人謂若別有致之者。而余則獨歸之一家篤與睦之間。人世之繁祉莫是過。然德不厚不足以成祉。在老者積焉。士君子之大學莫是過。然志不誠不足以成學。在幼者強焉。今年伯之德厚矣。揩明又能先意承志。求文士之詩歌詞章。以佐斑爛慶。又梓之以永久親之歡。則家人之吉。誠有

如禮所記者乎。太和所充。固不可量。余不能美其辭也。謹用經義祝其遐福云。

蔣氏宗譜序山陰柯山

治天下莫先管人心。宗子法者。則人心之所管也。人之情其渙也久。各私其身。即父子兄弟間。雖強結於所敍。而無以極其性之所不忍欺。是以誠愈漓而俗愈戾。泯泯棼棼。蓋取諸此。惟宗法行。大者百千世。小者四三世。皆敦其仁之盡而各稱其義之宜。一人至千萬人。家至四海。皆此愷悌以相烝格。太和其在宇宙間乎。然宗不立。以世系弗清而究。則始諸譜之不察。明於譜而宗法始可得而講也。山陰蔣氏者。肇姓周姬。歷祖宗朝。錫土徽侯。居京師者大宗也。其小宗仍山陰。爲禮樂詩書之族。其以文章行業。克紹前烈者。則余友蔣肩吾也。以徽辟召。授楚崇陽令。將行。謂余曰。吾將刻蔣氏支譜以存宗法遺意。余惟天下事莫不有本。宗法者家本所萃。而治天下實不外焉。蓋推其一念肫篤之誠。始於九族。而終之以吾臨涖之民。有以養其父兄而教其子弟。則肩吾學術之及。不獨在一家。而且在其臨民出政之所矣。況從茲以往。晉秩日崇。則所及日廣。且日進。其不可量者乎。昔明道之立宗。非朝廷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肩吾其有以服其心矣。

賀馮勝之年兄游泮序

士論秀登學。漢伏生所謂大義踐大節也。是自其分爾。後世乃汲汲爲榮者何哉。或曰衣服不貳可榮。成材待辨可榮。命於鄉。語於郊。莫敢首焉。可榮。夫三者特飾也。非質非實。烏足言。可言者。士置身旋璧間。攸

誦攸法。似古人以今見天心以身立民命以獨庶幾無卑乃習。無忝爾生若者則卷端失貴。卿大夫失崇者也。而顧茲思義者誰歟。將表飾者炫之。而爲質爲實者置之歟。鉉猶識成童時。家大人執友見過者。則命小子侍。相謂曰。夫人而得稱爲士難矣。鞶帶易受。有德乃足敬。不可倖也。伊可畏也。而馮敬仲先生則誦說尤彰。其意以爲學者弦歌待顧時。邦國是毗。民之攸堅。取諸此。而含章可貞以時光大。卽不能上下於博著高明之槩。亦當敬威儀愼出話。珮君陳之孝友。踪惕龍之忠信。苟皆不勉。則淑諸身與見諸世。一無所爲。安可冉冉於歲月而靡亟哉。鉉時聞而悚然。先生雖未究厥志。有子勝之兄。克岐克嶷。今甫十餘齡。而居然列弟子員矣。家大人綜執友以賀。而命小子鉉序之。鉉惟勝之承乃祖考。克紹燕翼。又日受叔父子脽先生之明訓。世俗所豔爲榮者。鉉何敢出口。則請以前三言進。勝之具異資。誦讀奧博。逢年之始已見一斑。然所貴學古者。德業先之。悟文章爲次。六經之言。咸作聖哲導者也。繼自今。勝之以其奧博施之於躬。順而祥和而平。靡所處而不當。所云似古人以今則可賀。子脽先生篤愛猶子。雖藹有加。而督成則嚴。若朝典。勝之用是不出戶獲全天性。衷若山下之泉靜而清矣。養正之功。皆自中誠然而不容已。天今方予以報矣。其益滋樹其本。日愼一日。無俾移於俗。所云見天心以身。則可賀。勝之先世有大庸在邦家。爲龍爲光。萬民所望。任天下之重。罔自儒者事。矧箕裘在是乎。茲登進有基。當益自強所學。旦夕隨子脽先生晉之大廷。爲世道民生倚。所云立民命以獨則可賀。伏生謂節義之大統乎此矣。鉉故不敢徒侈頌。而以日進無疆者望焉。亦卽曩聞於敬仲先生者演爲告也。勝之或以芻蕘予我可矣。

壽傅念山年伯七袠序並系以歌

世說長生者何多奇也。治九府於天柱。居金銀宮闕於三神山。比比者豈盡誕欺。而儒者諱不道。乃信其必無者誰哉。間嘗讀古人書。參同契祖易而概言正氣常存。遠遊辭祖詩而欲從王喬娛戲。卽仲公埋作昌言經世才也。亦曰求至人之彷彿。思老氏之元虛。則又信乎其有之矣。而恐不能無疑。只此世界爾。豈更有與天地同壽者哉。若所謂可信者有故。夫世事之不可幾者。類視人志氣所至而至之。志氣塞乎天地者也。非有所待也。六合內慾心所欲。可致者欲之。不可致者遣之。兩有可致者。顧而有思者遣之。易而弗競者欲之。審如是。則一席地亦可當天柱。一卷石亦可爲三神山。與我共此適者今日之王子也。烏鳴嚮谷。卽淵靈之弦歌。風動吹襟。卽馮夷之舞踏。老氏曰。寧爲腹。不爲目。謂隨所遇而欣受之。而無然畔援。久視元通。蓋取諸此。以觀余年伯念翁先生其人也。先生在少壯時。從事公室。持大體。決疑狐。恤民命。著在官跡者。述不可殫。精悍之氣見於眉間。所云一世之雄。而非山中之人也。乃一變而爲今日之先生則異矣。奇崛之衷。用諸盤紆鬱岑參差之間。光澤之采。發諸辭沙。蘋宵躬昌蒲之林。浩翰之識。宣諸涌泉清池。激水推移之境。揮斥之才。用諸雙柑斗酒。雪霏雲起之時。其俯仰所需者。豈果有待乎哉。先生蓋進於道矣。卽令闔諸兄下迨孫枝。森森玉立。日奮翼作千仞翔。而先生則述祖德爲端本訓。日以存忠孝明義利諄諄。其中之所存施諸燕翼者。尤卓不可及也已。今年壽七十。同籍兄弟以附介侯驥謀爲賀。先生則眞可賀也。夫世之人營營於有待而永其年者。蓋有之矣。至於安自然之道。虛無爲之先。惟天地

之無窮。貴眞人之休德。未有不順適於目前。而將迎於不可必至者也。而先生若此。豈不誠得長生之道者乎。況厚德之本植諸茂年。經世之事詔諸奕世。降祥之天更有取瑞而合者。先生之壽其尙可量歟。酌之酒而爲之歌曰。艮之純。繩繩其辰。仁者敦之。弗身弗人。非身可忘境爲因。非人可忘萬維勻。抱神以靜生永新。我聞玆語誰可賓。相彼城隅恢詭譎怪。義我介介形如。辟權萎嵬崎振溪派。省者惟洞纖如芥。中有老翁歡與遊。松風壑雨時澎湃。弦琴舉酒他無繇。眉壽之年嬰兒喜。神歷險巇道不廢。六氣爲飧吸道瀧。九陽遞漱含精旨。來淸來虛滓若委。大川少廣寧在彼。矧有蘭芷繞其隄。鉅業隆隆後斯起。計翁之樂且未央。姑射在是長葆光。愧翁無欲祝何將。

論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論

君人者之受言。若民生於水火然。概絕則弗生。或時蹈於其患也。湯湯而肯溺。燄燄而攸灼。反以生者殺之。雖然水爲虐。放之決之壅之。火爲虐。濕之熄之撲之。則勢可殺。而禍不至於鉅。迺若人言之有以致亂也。及夫潰敗蔓延。而禍終不可息。自昔唐虞之世。既兢兢愼之。十六言甫命。爰繼曰無稽之言勿聽。又命龍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其嚴屛之也。與明目達聰之虛衷並行無悖。而實非啓後世人主拒諫自用之端。則何也。夫君雖神聖。其上下咨嗟昌言者。亦惟曰罔失法度已矣。蓋法度至堯而大備。舜若禹遞承以敬守之。卽日俞咈一堂不能默默。或因時廣所未具。或屢省警其常行。至大經大法確乎宜遵者。無

敢少萌予聖自雄之心以片言議也猶慮文章日盛才智之士未免喜事而矜名作爲游譚以險膚起信於上上不之察謂可與創未有狹前人期奏功於新幾之康歟否歟民之應歟否歟概弗計而天下事遂極敝不可理可不愼哉厥後啓以賢世天下謂敬承繼禹道爾卽湯革夏而開商猶曰繕禹舊服聖人不以德盛拂先民如此矧庸利口亂天下乎太甲顚覆湯典刑維時狎不義者必以忽舊章爲導尹放復歸終戒云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夫是訓意非爲庸主而發者也庸主爲國厥病蠱類以荒淫苟且之故廢弛先程其聽言也嫉善而好諛害則大臣執國命左右假明威主勢以漸削而去西東漢之季世皆是也惟英主爲國厥病愛奇而振速宵旰之究圖非不誠也而才略亦足有濟見承平久先世守文之主率繇典常未免習因循安靡弱不知其故在推行無本而修明無力反疑立法之始有不可以保世滋大者遂執一隅之見鼓其意氣之私欲舉數百年成憲自我革焉而已日之孚不肯俟日在庭壽耆及仁義中和道古昔稱先王之士爲章句迂疏不適用因有揣知其意者著異說高論盡棄方策所布以行其臆確然誦說曰信是則立致太平疑則否英主聞之正與夙所懷來者若圭璋合施一令雖中外人情交謂不可悍然弗顧也若唐之德宗宋之神宗並類是彼盧杞裴延齡之徒固辯言大惡矣王安石實服古清修士亦莫逭側言改度咎且靖康之難有以基之信乎尹一言爲萬世英主鑑非獨太甲奉先戒爾然君之不惑是言也本在好學而知人遜志時敏進祗遹敷求之功吾心之天宏而德以裕知積厥功者莫不繇古而有獲也循是取人凡聲律身度無愧古人之臣皆足爲吾股肱耳目者爾誠以立表也端而立鑑也朗作

聰明亂舊章者。自無所措其趾。亦何從敢違其言哉。則又可慮者。明王受嘉言之益。無傷於嚴喋喋之防也。迺昏主惡直飾非。每借拒辯言名。陰行監謗之政。其相與虞繹者。繹爲忠正。而實得罪於祖宗。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矣。是猶決河堤而益竈薪也。禍其可振歟。

辨

揚雄擬箕子辨

讀南豐集。見其與友人論揚雄書。至上比於箕子之奴。吁亦過矣。因爲之辨曰。舉夫古今之士。有才不可以掩行。文不足以概學者多矣。吾惟高其才。不必盡其行而尚之。醳其文。不必盡其德而醳之。蓋聖賢道義之門。非可以吾一隅之好。而輕以予人者也。此其論必折衷於聖人。而孔子於商周間。敍列箕子爲仁人。則誠以其行也學也。而非謂其文也才也。夫箕子非無才無文者也。洪範一篇。千古之高文具焉。此堯舜相傳之絕學也。而孔子與之。則探其披髮佯狂之誠。以爲我不在商。則天下必曰紂側之賢盡矣。我在商而不披髮佯狂。則紂必致之死地。惟存此一息以存商祀。如綫之緒耳。何樂乎富貴而爲之乎。且囚奴有何富貴乎。乃東漢揚雄之事則不然。其依莽而不去。與依紂而不去者懸也。其爲大夫而食祿於朝。與爲囚奴而佯狂於野者懸也。其可以背莽而決以生死。與不可以背紂而輕言去就。懸也。其在新而忘漢。與在周而終不臣周者。又懸也。其劇美之文陋而諛。可已而不已。與洪範之文大而恆。不可已而乃不已者。亦又懸也。南豐乃比而同之。不過因其才之奇。而遽欲尊其行也。因其文之近乎純。而卽欲崇其學也。

是皆賢智之過。且其書中旁引曲喻。率多不倫。不可以悉辨。其不率天下而卽聲從昧。冥頑不可貞者。幾希矣。且雄之言亦未可深崇也。善惡混之說。果自有所見而然之乎。抑無所見而彷彿其辭耶。愚謂惟其見此不徹。故其言與學行與才。判然不能合而爲一。此在陳範之大賢。固了了胸中者也。南豐之言則誠過矣。尙有謂比於孔子之無不可者。其得罪於聖人也又甚。

策

擬周禮策對

嘗讀易而知周禮繇本也。在師曰。君子以容民畜衆。頤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周公作典。務使羣黎百姓。容之畜之於日用飮食已矣。道則莫詳於養。而養民莫大於賢賢。知本民之義。可以語周禮矣。稽古虞室。地平天成。而禹告帝念曰。政在養民。后稷克勤得養之大者。其詩曰。粒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六典大義。茲頗概焉。其後公劉篤之。太王王季接踵而式廓之。不以養人者害人。制禮之精意萃是爾。其在文王。卽康功田功。懷保咸和。一食息不敢遺民。而質成蹶生。寧以多士也。所謂有疏附有先後有奔奏有禦侮者。大得頤豕辭之旨。雖三百六十之衆。安於侯服而不敢備。然規模宏遠矣。周公相武王爲民請命。是時建侯弗寧。損益草昧。雖求賢審官。坐以待旦。而詳明法守。固謙讓未遑也。迨元子嗣大歷服。公大相東土。兢兢自時中乂爲心。顧畏民嵒。用董正治官。而作周禮。首簡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明以民極爲六官資始哉。見天地心。裁之輔之左右民者也。備四時氣。倏倏湫湫

不倦民者也。一物之微。得其性之所命。一事之永。推其情之所性。會歸民辨哲民者也。以至官相聯弗侵事相和弗同。權各守弗亂。一民道德。同民風俗者也。其委曲科條。難徧以數舉。姑就執事垂問最綱紀者論之。周播穀肇邦。則知小人之依。七月有章。無逸有戒。奉天愛民之道。基命於茲。故九職之仟。首曰三農。不爲國急玉食。爲民急禾稼也。九賦之斂。明析士宜。不爲國恤秋毫。爲民恤地力也。九式九貢。殷殷酌出入間。不寧苛毋濫。以苦民。乃裒多益寡。以徇民也。然此法一立。守者維艱。擇人不可不慎也。即人有罔咈百姓奉行法者。因而陟之。即人有不裕民寧艱撓法者。因而黜之。非隸冢宰不可。然則選士與制用。固相爲需者哉。又況制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非痌瘝乃身。以天下憂樂。正色率百官者其可哉。而王之一身。則取人子民制用本也。左右前後。飲食起居。非細事也。天下之剝復關焉。故宮正宮伯膳夫酒人。皆屬之天官。明乎統百官者。即君側亦統之。均四海者。即君食息亦均之。總爲民定命耳。後世惟昧此意。而宮中府中。不可一體黜陟臧否。甚或倒持。弊可勝道哉。至造士統之司徒。謂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辨五土之物生。十二土壤之名物。而後德行藝可得而理矣。司樂統之宗伯。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所以與幽之鬼神相配。知五聲八音十二律同之情。而後吉凶軍賓嘉可則而象矣。忘戰者危。好兵者亡。非中也。欲使稱比在南畝之間。千城列兔罝之隊。地官伍兩諸制爲不易矣。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至難也。負版動好生之思。按籍愼煢獨之虐。司寇戶口紀數爲至當矣。凡此諸典。總以養民爲道。而禮樂農用養以仁。兵刑養以義。推本於建會歸之極者。則擊鼓于宮。聲聞于外。左右勿以僉壬。又養身養天下之本

耳綜其職者務在責任賢能哉若惟其人也則有異職無離德有聯法無侵官庶府惟以亂民百司咸稱若主如耳目手足各有職動則從心如春夏秋冬各有司總以成歲當是時公孤宏化於上六卿百執事各靖於下繩繩乎盛哉謂維持萬年治統盡在此書知言矣惟伯謙通達體義著太平經國書可謂六典功臣也而非有宋三大儒表章篤好鮮信此經與六經並重者至於行以關雎麟趾一言尤深得是書之根柢者已愚生居恆誦國家設官致治之典酌以是書則誠有可並提論者太祖高皇帝能中書省以六卿爲相分理大務其間專職之事相兼之制皆庶幾周官遺意矣但周官冢宰以君爲我休戚民爲我用舍非僅以予奪持之也而今也坐統均之堂誠不通帝座典郡縣之任期嘗試民情至錢穀因有專司而制用考成僅憑司農之故牒所謂統均何本也內庭掃除之役不關黜陟於銓衡奄寺知莫可誰何而罔非正人之權一聽人主是何忘源本之圖歟司農惟務催科致剝擊以賊民風俗人心不講矣曷有先存百姓之思乎宗伯止知典例徒奉行文事而養性制情無術矣曷有六經同歸之志乎司寇止守罰法即倫要多淆而好生洽民不恤矣曷有民協于中之望乎請效冢宰制國用義節用愛人常廩遴選之慮則用衆循良而邦本可固與其考貪廉於任後莫若辨賢不肖於任先也請倣天官總宮中意有孝有德常進宸嚴之側則進多吉士而左右可繩與其呶呶辨異同不若默默格幾微也願攷錢穀登歉者兼察民俗之醨漓古司徒兼教養旨也郡縣有司不可諭以此事與催科並重歟受寅清鉅任者必合明禮樂之原古宗伯導中和功也惇庸實用亦求諸玉帛鐘鼓之初歟屯法修明師從無糧從之憂鄉勇鼓糾田畯

皆鷹揚之選。則兵農差可合治。是周官伍兩遺制也。罪惟信律毋以一人喜怒移。獄期當情。毋以奸邪周內折。則欽恤繁百姓之生。是周官糾紀遺理也。然綜其要。惟在知人。天子所獨知者在冢宰。冢宰當則所用六卿必各視其德若才。而稱其任。內庶僚。外方伯、連帥、刺史、令。亦必咸勝其事。則天下可理。於是乎簡輔弼以澄其源。重臺諫以求夫正。歲月日。各省所當省。而惟星之庶民。徧食皇極之五福矣。周禮豈非經國之師。而六經之總哉。豈僅說章句於聖明已也。

說

正學說

聖人之學大學也。大學者通萬古爲一息。具萬物爲一體者也。其旨則全發之孔子。而一言以蔽之曰仁。一物不備非仁也。一息不存非仁也。一事不爲非仁也。故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三傳至孟子而發揮無餘蘊者。後之學者岐內外。分有無。高者流於寂寞。卑者病其支離。竭終身之力以爲之。不出乎訓詁詞章功利佛老而已。至宋而濂溪夫子首開其傳。作太極圖。而天下人始知我所自出。一本也。千古人物所自出。皆此一本也。二程夫子接之以居敬窮理爲工夫。而其要旨則曰學者莫先識仁。且以張子西銘爲導師。而令學者專心致志於此。諄諄言之矣。謂此外更無學矣。乃學者不知先返其原。冒昧爲學。故居敬則失之拘。窮理則失之泛。究無所得。又謂大儒之言有以欺我。不知程子所謂窮理者窮吾心之仁理也。居敬者存吾心之仁體也。不知其仁。何窮何居乎。一知之而無息非敬。卽無息非理。其無一物非吾理。卽

無一物非吾敬矣。光四表格上下必臻於此矣。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其斯之謂歟。

胎教說

凡古立教者教人。復形質以前事也。卽人因此形質率與教違。性固無遷爾。以生後皆習者事。不愼所習則違性。而不能不緣習以惠性。蹶者地因起者亦地因。坤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是善所習以至不習。性其習者。此爲徹始終學。而其要在蒙。蒙挈始而爲言者也。不可再三瀆。恐頻而致迷也。時中行亨。戒倚而不立也。復最初。則正性命易爲功。而習不能涴。夫山下出泉靜而淸矣。在有生則爲未發。在未生則爲胚胎。胚胎其最初時乎。雖於無方體先徵有間矣。而純粹以精渾然具也。無生無不生滿常存也。人含天氣。在血氣而靜虛不傷。得所附罔所移也。較之墮地一啼識知漸用者何如哉。然自雖無所習而習於此肇端。列女傳因有胎教論而責功於母。且以太任有身生此文王爲古今抱子者師。愚因是而悟聖人立教源。學人作聖基也。聖賢絕學至艮之不獲其身而極。止不爲也。光明寓焉。卽四肢百骸生動依然寂爾存。存者不與爲緣與爲主。其與母分腹我時。有此血氣而不用血氣。含大易之體日進生生者。始無兩也。故君子盛德大業。於始胎安止之理加損不能。適還其蒙而已。無餘事矣。無如學人成此形骸後。類隨所習。玆乃不義習與性忘其初矣。立教者惟俾就食息起居悟盡性至命事。灑掃應對。舉有無聲無臭者存。於此能確有所見。卽是返乎胚胎之始。不逐生後爲基。不識不知所感者以神。收視返聽所通者以息。無人無我所遇者以天。以視胎時一陽之育。直養而無害者不居然一哉。故愚謂教胎者其義大其功微。儒曰

原始反終二氏曰父母未生曰歸根曰靜統會於此若夫妊子者正而無邪古人已著其目矣愈何言

解

人道危微解

間讀虞書以爲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學者不能徧觀而盡識也及通舜命禹十六言乃知聖人之時行也如龍而立本也於淵惟曰先明其心而已矣心見則綜人與道之合而非雜嚴人與道之界而非離學者惟不自見本心而徘徊人道之際或強分焉強概焉並失精一執中義也夫中卽心體卽道體而人所以人者誠無爲無安何危日監在茲卽顯而微是天命之性也庖犧氏一畫象焉是率性之道也陶唐氏允執一言著焉是修道之教也有虞氏十六言備矣三者一也嘗因是而默識吾心之始覺寂然湛然無所倚然思慮未起則鬼神莫知思慮既起而純亦不已非唯食味色聲皆後受人益之故卽仁義禮智亦動而斯有之幾惟此靜虛之源充周乎上下四表間矧吾之形質皆所神明而扶持爾安斯止而易簡之極爰知險阻不避危就安是謂安安物莫得危之謹於至微天見其明而地見其光不好微絕顯而冥冥於根者嘗昭昭在耳目焉是心蓋終古不毀者豈以人七尺圈存亡二哉卽心之道卽道之人精茲一茲不可過爲析也以立教則必在颺言以析之不析而徒云人卽是道彼學者不知官器實粹精之凝止認飲食男女爲游衍出王資也不知性命作物恆之主反借德行藝爲長傲飾非目也卽徒曰人心有節可安道心寓瞬可見彼不自動而未形辨堅冰之漸轉假過不流之說成迷復凶也不卽盛德大業契獨知之

宗泥乎意想覩聞爲无妄往也惟截然曰人心道心明義理精微形氣濁亂勿比而同乎曰惟危惟微明偏形氣則禽獸隣不俟酒池肉林而剝乎極義理斯淵默無迹必藉察識擴充而現乎然聖人之學終不可岐而視也彼甘暴棄而不求道者離行習而別求道者若人不可合道若道或遺乎人豈聖人之言爲口實哉亦思天秩天敍民彝也聰明明威民視聽也若昊天敬人時歟命二十二人亮天功歟統以一心則廢人事而非天道矣其在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文王人也天載道也式文王而道在是其在易曰大明終始時乘六龍以御天大明者人也卽以御天則道豈遠乎哉孔子曰道不遠人曰不可須臾離切而言之直曰修道以仁仁者人也總神理血氣貫洽於無方無體中矣學不通此而專務破除私欲以爲精一功是人爲駢枝也滅東生西將不肅而治兵伍主不克家而督臧獲則逐寇實鼻之疾也卽私欲果制不行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不知或耽寂守以爲精一功是人爲氓蚩也遺外逐內究至自私而用智典常嫌擾乎虛靈同患概屏乎藏密則羹懲噎廢之愚也復禮之學豈絕視聽言動更有幽深哉神妙萬物者何也去是二弊亦惟曰明心爾矣悟得此心識知思爲皆循其本與大化融於不測範有實無處有長無本剽者成一大人清寧位育皆人事惡乎危草木變蕃皆吾道惡乎微是之謂精無毫髮憾也是之謂一無或時或物殊也曰中亦強言爾此庖犧氏所以象而無言陶唐氏所以一言盡爾有虞氏豈不及古而爲益語哉學者不可不善會

題跋

書直方大母傳後

禮教之著盛於關西。余每讀正蒙理窟書。而嘆其秩秩然理也。徵而性德切而儀象。莫不爲之明哲作則焉。祇爲五典三綱致愼爾省其訓愧無能反躬以刑於邇。勉勉乎其幾及哉。關西李仁徵故禮風所漸也。聽言則物觀行則恆。意得橫渠之絕學者耶。告余曰吾所學受成於師。而遵方於王母師爲少墟先生。國史志之矣。王母韓。則太靑先生傳之。余讀其傳而誦母之純乎禮也。禮與孝終始。王母之事兩尊。樂其心不違其志。愛亦愛之。敬亦敬之。何有何亡。黽勉而求矣。若夫永貞大終。禮之恆也。如保義方。禮之慈也。其爲曲致爲細矜。繩繩得三千遺義哉。蓋人紀之修難矣。綱常自任。權大小事不爽者。在士君子中。代無多人。含章之貞。移於不飴之荼。承考之厲。失於非我之蒿。威如之吉。褻於弗介之石。自讀書識理道者。罹非義之咎。且比比然。而況蔡杭棁時作。无成有終事在中饋。无攸遂者。卓然見之。有心斯道者。當若何光表也。而大會通典禮觀也。昔歐陽傳五代。以大倫之任。直付之靑徐一女子。將以愧天下後世之人懷二心以事所尊者。今王母遺行。太靑先生言之詳矣。余不勝好德之思。敢書其後。且以大儒聲教之遺。告學士之知禮者。

書范氏一門節烈詩後

三輔節義之風。焦山先生其至也。而夫人復上書代死。爲史傳所鮮見。綱常之道。赫赫一家。迄今百餘年而其教益貞。著環先生桑梓間。凡厥人士。少未沒其天良。必以忠孝大端。死生定理。父訓子。兄勉弟。夫喻

婦友與友相勸規而振厲之。鉉所聞見。則奉常鹿先生秉節宏毅。身任□□而未竟其用。在家祖父孫子累世熙熙一堂也。孝廉孫先生篤孝無忝。率昆季爲終身慕。德業文章自本以達。灼灼人耳目也。嗚呼仁人君子之流風餘韻。其漸於世何如哉。乃今讀定輿范氏一門節烈詩。則更爲淒惋而興起也。蓋余年伯范箕生先生。誠篤慷慨。以名教爲己任。其有物有恆。爲家人師者。不減兩家。歲丙子。□□近畿。定輿破。先生之夫人率一婦三女投井中。從容捨生。以隱扶人理。志與上書代死不殊。則先生之反身閑家。正家以正天下之學。可見一斑矣。維時鹿奉常先生亦罵□死城上。孫孝廉則以臣子大義。矢容城一邑人與固守。幸而得全。其他之遇□不懾。或與城俱全。或潔躬以斃。至不可殫列。予欲博采而悉錄之。以教天下。且以見焦山大節。有以存後世之彝倫於無疆。人人知此。則□□可□□亂可平矣。愧聞見未廣。尚有所待。適范先生遺鉉節烈詩手讀。不禁百感之集。謹書卷末以見志云。

兩張詩小跋

自伐木歌而朋友之理遂與幽明之故通。狩牡滑酤間。遂有如上如左右者。隱達其志氣。而糾侷其誠飾。篤交者不以常變死生澌也。以是哉。仲連之爲二張詩。蓋亦有感於斯旨也。聲戚而眞氣宏而厚。累百言不爲多。而一語切心唱嘆間。涕可淫淫下。余每靜夜讀之。覺二張之魂。仲連之筆。舉躍躍几席而不可止。神之聽之。其以爲和平歟。其以爲怒號歟。願質之惇倫而聞道者。

金忠潔集卷五

碑記

大京兆劉公念臺置順天府學學田碑記

觀頤之道與包蒙始終天地養萬物一而已矣觀其所養聖人事也則有輕重大小焉其曰政在養民又曰養賢以及萬民不亦彰厥敍哉凡厥正人式穀者必富之既有德有造成協於極而後俾一夫舉獲所焉爾德徧矣故周官司徒職敷典擾民必先辨廣輪之數樹之田主憂天下之生而不使自憂其生生然後因物施教德行藝次第布焉其樂育人材也則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而士之受茲介福也則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是以士之康色好德者菁菁焉如我也至若建學國中明人倫爲天下表其篤志鞠育意宜錫百朋矣有聲之歌斯可以觀當是時也王者固求賢審官愛士如慈母而爲之卿大夫者則皆應彼陰鶴不靳好爵之靡勿敢以廢有取禾庭有縣貆而無遑厥類也後世井牧庠序各有司存發蒙繇頤遂貳以二維時食祿之家倖竊嵩高以爲適故然耳漫言惟士有恆不復致慮其仰事俯畜碩鼠之風恬於其身二簋之羞不以辱士雖士之宏毅有力者蔬水自貞不可以易志而舍爾靈龜觀我朵頤者比比是宜青青子衿與坎坎伐檀之幷歌於世也明興立學育才稽古爲重爰置弟子員月各石餼以爲鴻漸資迨後化成天下榛楛濟濟議廣議附大官不可以概供間有君子心乎尊賢撫士者當父母師保之任或

置田畝以豐弟子之匱者有之。其亦古司徒養必先教意耶。乃有鼓倡至義。萃小共大共。因以其贏宏養士之緒者。則京兆劉公功。於今爲烈。公立朝三十年。大節清風。今世罕有其比。海內無賢愚。莫不景行行止矣。今上御極。特命公保釐畿甸。時值□類震黨。軍興旁午。公所以服人以德。畏人以威。志篤忠貞。襄聖天子光乃武乃文之功者。無所不至。彼都人士。感公蹇蹇之誼。出涕嗟咨。各輸所有。以佐軍迨三輔晏然。而爲資尙芃芃侈矣。公乃加意造士。憂其生生。仰奉德音。大渙授粲之澤。古所謂體萬物於厥躬。而憂先天下者。其在斯人歟。鉉生雖晚。得沐公之化。而佩公之德。且望公之盛德大業。日宏濟於天下。令物物得其養。如易詩書周公之所云者。豈止爲茲事識不朽哉。則茲事固其端也已。

祭文

祭孫松石太僕文

嗚呼。孔翠燿羽。鵾媚巧輔。自矜之能。的然而腐。蚋集醯滋。鮂厲腹鼓。遂彼旦豐喪寶無久。玩蟻不戚。恬闕忘救。生也飽溫。死餘弱肉。爰有哲人。春融於躬。頑之訂矣。造道而公。鴻漸達矣。儀迺德風。何車何徒。何首何終。巖巖瑯瑯。有特其生。清明之質。剛健之衷。稱先則古。六籍是程。曰恆於家。惇親敍族。曰求友生。厚施卑牧。秩秩天常。行靡弗足。曰現於世。維君維國。審治忽幾。陽淑陰慝。復則長之。曖曖斯克。尤我欽者。志艱以宏。身宇宙責。不獲其身。或擬一言。或書一字。或鑑一人。或集一事。非恤生民。則匡社稷。福胡莫求。凶焉罔避。嗚呼。凡今之人。爭尙輗軏。粵雪狂愚。弗目弗齒。遠醨逆波。青蠅斯喜。湟爾何傷。世失所康。寐歌寤頌。

展也難忘以茲疾痛非我膚殃痾瘵大羣迺倥膏肓負蘊而歸以死誰償嗚呼哀哉先民有云千年賢聖心至今存其所存者奚物奚務公博羣書隱宜有悟若有悟者孰執公悲花笑蟲歌皆公廣居悲所悲者惟愚父子非爲公洟爲亡知已時無崔氏孰容時夸伊人何往雪涕靡涯神之聽之是耶非耶尙饗

祭馬渥印少司成文代

惟神理之在天地本長住而弗滅人得茲以爲人起死生兮無軌轍故聖人而越數千年其心至今猶爲烈雖大椿其何修雖朝菌亦非折苟道機之無毀卽吾性之恆揭曠百世而俯仰幾人能肩此天鈞於惟先生惟嶽降神其生也近聖人之居其長也窮六經之彬彬獨鄙夷乎章句服膺尼父之求仁見極乎未物之先而無物不備乎其眞感通乎天下之故而無感可攖乎其純不獲其身而止諸所艮之谷也屈信往來而毋其意咸之輻也包蒙正法筮者亨而養者功蒙之淑也將以見天地之心而全剛健中正之體幾乎乾而熟於復也此先生備易於躬而生生不已之獨也若夫性中情和不識知而順帝則其採詩之義乎正己物正心精一而和民衷其協書之居乎好善惡惡己則愼幾而審豫人則稱物而當情其春秋之釐乎至於細大不捐步趨皆矩則會通而時矣悟人文章流而不息則律呂而宜矣於乎徽哉德懋著乎經術之徽行表正乎君子之歸先生之學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者其依稀哉是以中祕讀書八閩求彥抗逆賢以歸田際清時而見覘動天子之夢卜師辟雍而德徧此在他人則以爲奇遇而榮名而自先生視之則若夜光之死肓浮雲之舒卷亦隨所遘而安其適因所求而誠以薦無匱於其心而學已徹

乎內外常變矣天下之士知與不知方望其大敷猷於朝廷令萬物之得所而先生則徵疾見端逍遙容與歸太虛而爲鄰棄形質其如苴固斯文之不幸將江河其安阻嗚呼痛哉泰山梁木今遁復歌如可贖兮人百身其非多某幸昔在成均咸躬稟乎教摩忽値茲之異變不覺涕泗以咷咷嗚呼先生可滅者身恆久者性悟茲證茲志不舍命寒暑代謝一先生之行生也烏鳴花發一先生之賡泳也上乾下坤一先生之動靜也卽某等之齋咨涕洟銘德誨而周旋者一先生之精晟也何止一時萬古與並何止一物物物是映是奉先生之神埋而出王者豈有竟也耶一束之爨愧非蘭芷先生之靈氣洋溢而無止紀者在彼乎在此乎敬以格之庶幾其卽是乎尙饗

祭封君史年伯文

驚天步兮方艱惟哲人兮同患產哲人兮不易非施厚積德兮莫爲其自於乎先生兮祥所萃絕世俗之紛披兮行成而粹敦百行兮循本不愛力而愛日兮引重致遠兄弟兮式相好而無尤安吾之蹇紛輩輩其有章兮剛柔交錯雖修名之未立兮樸著以華如火燄燄其攸灼元文處幽兮降厥神立甫申兮壽吾民哀民生之多難兮迷不知拯之門得哲人兮恭以溫才周四極兮誠以爲根不我逸兮嗟斯人之長勤出祥刑兮明允敷入司計兮絕庚癸而呼人知其可以遺大而投艱兮鎭皖江之宏區嗟流氛之肆螫兮悲羣黎之弗踰赫赫其聲兮明天子法操吳戈兮被犀甲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墮兮士爭先仁義成城兮其甘苦以爲鼓功在方域兮紀太常其可覩推厥燕翼兮頌哲人父祝若父之康彊兮福吾民以安吾

士。況有德以受多祉兮。頤耆可必其自取。何皇天之不純祐兮。忽委而頹。凡有心斯世兮。亦孔之哀。惟某等之關情兮。誼以猶子。欽先生之鍾靈兮。祝黃髮與兒齒。胡遘鞠凶兮。悲莫知紀。隩詞以饗兮。冀洋洋其至止。亂曰。體歸於原神弗息兮。佑而令人昌以殖兮。永奠疆域膺功克兮。勅諸山淵貽謀特兮。格思歆思。庶可測兮。尚饗。

祭張節婦梁孺人文

四德與時偕行。而利貞著秋冬之理。天示物以不易之節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妻者。咸取法焉。當序候之歸斂也。爲枯。爲死。爲寒冰。爲霜雪。爲怒與哀。而日月星辰不亂其行。有恆德也。人居於隩。蟲蟄於幽。舉不以天之肅殺而自易其類。誰爲石乎。誰爲席乎。因物物保茲各正之性焉爾。迺人之於世也。每遘險阻蕭瑟之來。而頓失其度。則何也。子於父母。幾能待烹而不逃。臣於大君。幾能盡瘁以至死。蓋利害當其前。炎涼戰於中。而幹事之道亡矣。尚欲以之死靡他之義。責之不讀書不識理道之婦人女子乎。以觀吾年嫂梁孺人則甚奇矣。嫂之歸德夫也。承順乎堂上。巽職乎中饋。何有何亡。而嫂勉之。德夫固奇男子。雖登一第。而豪於文雄於酒。不屑屑內顧。茹苦食貧。而嫂安之。是皆常德。無足稱者。惟德夫病且及死。嫂乃面誓柏舟。訂百歲同歸之誼。迨德夫捐館後。無子弗計。無生活資弗計。撫一女。堅白之誠久而彌篤。六七年如一日焉。今忽而從德夫於地下也。嗚呼哀哉。然嫂之可死者。身不死者節。寒暑風雨不足爲嫂遷。富貴貧賤不足爲嫂動。六珈象服不足爲嫂榮。獨留此艱貞不毀之操。含宏光大於百世也。其眞天地秋冬之

氣者乎雖死猶生夫何有憾某等感嫂純一之守服德夫刑于之化憑棺爲奠敷詞以鳴其大節如此嫂如有知庶幾其歆格焉

祭朱烈婦李太安人文

嗚呼死生之道一天人而達古今者也然而言天必有徵於人言古必有驗於今迺見感與應之有恆而彝倫賴以不傾若太母之授命齊東也豈天德之或爽乎人而古訓有昧於今與夫福善禍淫者天之表惠迪吉從逆凶者古之文以是言也稽諸太母生平以及乎在難遂志竟嗢嗢其可異太母曰儀雝雝翼翼喜怒弗形而笑言無易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太母曰德維慈以止愷悌成性而恤臧獲一如其孫子易曰體仁以長人太母曰功相夫子淑慎其身而譽處惟盈教後人喻之以恭默而濟濟多賢者咸體其無形無聲之誡周南曰君子好逑小雅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太母曰孝秉內則爲師而適於今者無敢或愆於儀後人之克篤乎親者緊母之貽大雅曰永錫爾類又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太母曰勤以儉幼幼女役老而母猶其壯而婦戒角犀之豐盈嗇以爲度大夫母猶其前之士而婦易曰安節亨又曰甘節吉風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此懿行皆其式古訓之大端而順天之常道者宜其膺多福以康強被天命之重巽保繩繩以逢吉貞無疆而無競而迺罹非常之鞫凶令聞之者摧心而隱恫嗚呼哀哉所謂災祥在德不僭在人者然哉否哉雖然人亦悉聞太母之遂志時歟正襟危坐而無營不以骨肉之存亡而撓其神也卻藥藿以不食義遠乎兵革之氛知餓小而失大

也。蟬蛻於塵垢。十餘日而顏色如生。蓋宜有鬼神之呵。而浩氣直與造物游矣。則太母之不死不生者。固貫乎天人而達乎今古者也。而又何羨乎某辱在至戚。值茲異變。駭而繼之以涕。疑報施之或變。實憤憤而莫釋。輒詞爲奠。以曠達之辭亂焉。庶有當於薦蒿悽愴之萬一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朱烈婦馮安人文

嗚呼夫人。其得大易坤繇之蘊者乎。六三曰代有終。臣與妻之道也。用六。又曰以大終。則臣與妻之極則也。夫終者生則左右宜力以終其事。或當死而死。則舍生取義以善終其身。至於能自終其身。而所以成君父之志爲邦家之光者。實艱且鉅。茫茫今古。盡其道者幾人。而夫人迺定晝於未難之先。徐就於在難之頃。厲貞方之節。則女之當死者。無不率之以自爲死。保宗祧之計。則男之可生者。無不諄囑之。委曲以全其生。險危之際。氣激烈而心光明。不亦更難且鉅也哉。方夫人隨夫子之宦游北海也。奉太母以膺康寧之福。相夫子以效鷄鳴之警。克盡婦道。時全齊固晏然無事也。迨乎夫子躬奉吉事。擬挈家以入都門。至濟城。而閒阻不前。人莫不謂全齊終晏然無事也。迺以公役未竣。決計單騎入京。遂與夫人定砥節之謀。爲永訣之語。指一井以爲歸全之地。謂纍纍女子。咸必使之相從於潔清。夫人雖惻怛悲傷。而應聲慷慨。直云舍此更無再計。然此時全齊猶晏然無事也。既而夫子北行。而□□至濟。遂作剝膚之患。夫人猶慮太母聞而滋懼。時時祕隱之。而必死之誠。已勒於中而不可解矣。至乎倉猝聞難。夫人則安定如平常。先爲好言以慰太母。繼則囑其長令器爲自活計。而又肅拜董僕。望其念及夫子之允緒。俾而幼嗣得逢

吉而不淪於危。然後趣諸女投井已竟。而躬遂歸於列泉中矣。嗚呼哀哉。欲甚生而惡甚死。士君子之所難。而夫人易之已可異矣。又復顧慮周詳。區畫各當。色不變而神不驚。若無事然者。不亦大堪欽服也歟。且幸而令嗣獲全。若有鬼神相之。則不獨善終其身。而又善終夫子之事。夫人之貞烈。直古今希遘矣。某辱在至戚。值茲異變。哀恫之忱。不勝其恭敬。恭敬之意。不勝其師法。豈惟一人師之。行將表之天下。令爲人臣爲人妻爲人子者而共師之也。謹陬鄙詞如此。夫人或有以啟之乎。

公祭王年嫂梁孺人文

嗚呼。世謂婦道順而已。恆無所事事。然果爾則生無以爲榮。而死之哀。不過情欲之依而已。其何關典敍至重哉。世蓋安於其號。而昧於其義矣。婦幽法地而明擬臣。載者弗傾。流行者有節。伏蟄萌芽者。不摧抑而長養之。地之順承斯盡也。至於臣宣力而左右民。其大者則休休容賢而一世之休戚。日切躬而不置。何獨於妻道而俾其無爲。豈經列三者於含章有終。同辭而異任歟。夫順之爲言。謂不自制其命。而凡尊之所事。循其本而由乎中者。皆宜代而理之。不必聲聞於外也。孝爲君子之首。而婦爲之佐。其儀廉靜寡營。士之大節也。中饋亂其志。無堅操矣。愷悌恤下。培樛木而歌螽斯。家之所以和平也。誰能自夷厥心。而逮小星於無怨乎。知子之來。而贈以雜佩。吾之篤乎友誼者。譬雞鳴而隱助之。先施所以不匱也。以及至纖至悉。無一不藉夫安貞之究圖。是故其生也爲君子之得賢。其死也如失良友。然此謂不僅溺於情。而協於其性者也。今年嫂梁夫人則誠殫於大義者哉。佐君子事厥姑。起敬起孝。嫡內則之命。而無弗既其

力與心。成君子澹靜之持。何有何亡。自黽勉而不知其艱苦。且甫二十而求左右之流。惠之及下。既宏以深。賢於江汜之歌矣。敬哉交徧天下。而人人稱其篤於交。未嘗見匍匐勞也。伊誰爲方舟而泳游歟。造物之恆。福酬其德。宜其緜緜式穀。輔君子爲國之大臣。誨子及孫。以衍其嘉祉。是子與臣之紀。年嫂可以一妻道周翼之。斯迺爲立順之極者耳。然而陰陽變遷。自古今不一格。忠臣志士孝子賢婦。其終享自求之福者幾人。遽奪之年。亦其常也。嗚呼哀哉。吾儕不獨爲君子悲。而且爲世道憂矣。坤之道宏。備於一身。妻之行微。繫乎人文。子能則之。是爲類子。臣能似之。是爲共臣。嗚呼哀哉。尚饗。

金忠潔集卷六

詩

拜文信國祠下

復姁自天運臣道無中窮矧躬切載與肯與氓蚩同殉節士所恆寧足矜子功所服工文章毅然任除戎王事損自奉瘠馬馳轗軻棘行若履坦所在吟淒風一息苟可奪安忍卽於顰堪憐生祭者不足語微衷求以黃冠歸思因成旅隆一死固所甘但惜炎運終俯身歌正氣翼翼神如通

過胏通墓

聞有作垣於公墓者公夢以責之

吾盛亦有時宜秦不宜漢君若覩七雄萬戶如掇擷胡爲亦帝子大言與爲難向使動假齊後勁作何幹我亦知君才力能倒治亂死令尙可生逐鹿豈難絆其如大事定幾爲相背痯千載氣猶奮不肯讓人畔

病血

學本健作心羸疾胡相枉豈曰天降荒良因世皆魍幼質有赤白至道無疴瘁莫貽堂上恤勉勉摹神爽

正月十四夜坐讀老子

遙聞鼓闐闐天上月初晤室中執卷者身心咸孺孺匪是猷物喧亦非強靜寓爲誦知常語悟超聲色束

聲色雖不常誰爲見聞濩月晦鼓寂時動出曾何驅衆人見有無皆自我情騖背手暗得枕杵音寐中報請君臥一試勿爲夜所固

集于七齋悼懷得肴字

殘月在故林故人如在交友道無死生英風尙鏊鏊圖書望勿開既醉戒莫飽我欲存靜理質伊性深巘園蔬今昔綠甯忍取充肴

同友人讀唐劉眷虛作忽焉忘暑

性自遠炎氣矧與澹人偕相對絕繁音嗒焉忘所懷誦古聊託聲高韻峻如厓相彼作者旨恥爲綺與排篇簡理無域響洌心如齋一室友具足今古三人儕

送劉念寧先生歸里

龍德之明行霽霽旬乎日曰蔽曰息者童觀非其實神全物無惑乘六而惟一外內曾何藩統爲光裔裔立本續昏旦當午亦滅密曖曖退以肅斯民賴暉吉苟愉同患志何問瘁與逸明謨好正直不敢諱國疾震聾辟風雷本體自潛汩俞咈無留音思翕匪自恤維茲六籍理不逐處與出獨幾誠不貫縱橫皆我室雖若淵默然萬類資秩秩童蒙咸有求所望志删述赤虹下天時齋心以祇遹

驅愁歌

去中秋五日耳炎午之氣不減深夏躁極而愁集歌以驅之

勉絕心營間讀易無端默默成疑思欲秋不秋天何爲由來需者多賊事潛化雖云漸以私利物無柔任金吏願施膚發履嚴霜屏出蚩蚩附焰光蔓蔓不滋本情貢自強而植奚元黃學落慚無裁成力陳詞復鮮岑巖陟嶠謂出王帝在茲蒼生此日身盡瘽血淚如海哭聲濤空苦不聞降仁敕亟疏陽理恤嘉禾稂莠咸揮肅殺戈幽居愆伏不侵處搔首安問懽婆娑

西郊陰步卽耳目及而成歌

欲解未解山出雲豐隆鬱鬱雷潛駴策馬路陂適野心我情與天同欲灑奇峯列障縣無續嶇突平停錯而楷望之百里僅盈尺靜氣相通悅以解極目方吟律律篇忽驚身在夜明墟古木神盆若網縕高榻貌秩間方員肅然心動如臨禮翼翼不萌濠濮意曲行開有野農聲耳畔鏗然不知字

小司馬行邊

深念邊陲事曰貞在得人晏安何似者烽達止呼宸宸意慷保居不爲揚雷震將軍本專制泄泄恐未悛四臣爾欽哉剛中矢厥身疆圉亦多端臣拜先概陳無兵民亡潛有兵民亡脣將寡軍無威多將民多鑿遙知律減難況已妖氛隣但願兼聽觀鑒我臣心淳有隱自直達敢曰甯肯淪強弱有深理不在干矛塵

讀離騷

靈均豈騷人生爲當騷世跡彼珍重言皋伊可爾逮臣敢譬所尊深媚如相戾誦數動我欽不暇助之涕助之以霢霂天聽不忍霈中夜深予懷容以昏冥替

其二

莊樂平乃哀。曰樂吾取易。豈知無平情。不足成莊志。浩浩遠遊義。譬彼南溟翅。我欲交修之。不寞亦不愁。全此昭質餘。方與問奇字。

其三

濟濟者嘉禾。芒芒泯荊棘。所嘉胡不榮。華侈無堅眞。紈薰者貧子。甯知周與秦。哀樂時易方。此情匪昏晨。持以自強厲。無爲輕與隣。

自警

博謇由來不受憐。靜深豈假俗爲妍。從今焚卻狂愚草。羞向人間道忭權。

其二

志士寧將一節名。胡爲強項了平生。而今不作矜誇夢。擬向圮橋待石卿。

初秋夜坐

涼風正爾來。新月見還泯。把酒意自適。寧顧人我哂。博覽古今士。胡爲炎焰引。買竹百餘錢。斷瓜僅寸縯。俯仰亦不孤。坐忘心有損。

中秋

頎詩幽待月。堅此珮蘭心。風至同予肅。悲時剝落侵。遙憶悠悠人。當之淨荒淫。皎茲碧天好。曷自暗與霧。

是以不敢康。泠泠懷我音。先民今在否。持覽太初林。

梁公狄解首志賀

皇矣論升典。誰與稱此書。羣居欽子學。果任獻王初。德羅六與三。備者宜前除。示爾疇林表。中正引其茹。譽命豈止躬。茂行衆維魚。洽彼攸賢心。所以勝大車。以寧今可頌。持此報乘輿。

讀四家詩飲酒四家乃屈宋陶柳

各有懷來者。幽貞是所同。椒蘭今古恨。邱壑死生衷。忽止如疑水。俄雄或欲馮。狂歌非恃酒。目與衆狂逢。

送盛順伯下第南歸

賢書得而失。別去黃金臺。服輗銷燕骨。連城泣楚材。九重知入奏。三策更堪裁。他日知音在。臨岐酒一杯。

送友人南行

行矣胡爲黯友魂。君云子職亭其屯。馬元馬黃我忘瘁。伊蔚伊蒿草動奔。皎月宵中驚旅寤。停雲朝始望遐皴。征南每及情衝地。一憶金生頌此言。

和南大司成禱雨感時

祈年荷聖敬恭深。何事山川滌滌尋。況植喻巴空作檄。疇堪城朔赫斯吟。一民無稼臣能飽。百爾先憂政有霖。立表貢鏞豈小補。好生行望矢皐音。

讀陶詩

芳芷在空山。雖幽敢云忝。貞質抱離光。帝命馨人思。惕惕顧其氏。實非五情吏。置諸茅莠間。疇能有所漬。芷曰習可懲。漸久或失自。百昌肯懷新。大木何辭瘁。所虞褻我材。供子洽比嬉。寒暑革而膚。風雷震而志。因之勵此生。肅恭拜宏賜。

自悼

出門瘁我形。我心實少息。入門心勞勞。誰云一室偪。妻子安糲草。忍厭高堂食。望貞在童僕。頑冥與咿嗄。春風迺栗烈。毀我東籬棘。酒盌幷羹盂。婢惰一時踣。所遇無一愜。腹宮如狹逼。夜深酒在觥。思蔬置無得。貧屢自所甘。願與善氣卽。

夜讀昌谷集

風音檢音資天影。岌岌其思維嶽嶺。千年驚我典册光。燭龍不競夜之暘。尤若橫流不肯降。源而好辨奔三江。人憎文達天如蓋。雲雷爲綸辰星帶。軒轅干喬日相兌。世人不解秋冬春。春去留春留殺人。

癸未七月晦日

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勿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優哉。庶畢吾世。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金忠潔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金鉉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